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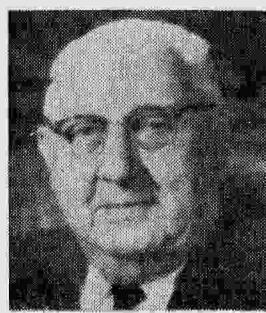
聖徒之聲

卷十三
一九六一年七月



靈感的訊息

十二使徒議會助理 蘇尼阿爾瑪



在十九世紀的光明火焰中，斯密約瑟出現。他聲稱所謂基督教的各教會，已犯了律法，廢了律例，違背了永約（參閱以賽亞書24：5）。這是一項預言的應驗。末世聖徒應負的責任，就是教導復興的福音。我覺得我可以本着良心的且真實的說。復興的教會確已蒙賦予這項重大責任。教會組織成立後不及一年，就派遣傳教士出去，常常是不帶錢包和行囊的（參閱路加福音22：25），去宣講神聖真理之復興。他們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教會日漸擴大，其成功是由於一項宗教歷史上無出其右的傳教士計劃。

他們往訪外國。反對者日增，甚至暴徒集合而反對。報紙登載凌辱罵的攻擊文字。逼害猖獗，甚至許多教會也懷敵意。但是，在神的指示下組織的這間教會，漸漸長大發展，恰如先知斯密約瑟所預言的，遷移到洛磯山脈去。

弟兄姐妹們，這項事工仍在向前推進，也將繼續進展直至充滿地上（參閱但以理書2：35），沒有東西可以阻止它的向前進（參閱教約38：22）。

目 錄

封面內頁：靈感的訊息

先知之音：先驅精神.....	1
特 稿：先知的傳統特性.....	3
先知斯密約瑟的人性.....	7
家庭與教會的目標——相互依賴.....	11
兒童故事：斯密斐亭約瑟會長.....	15
大海的一次暴風雨.....	16
青年欄：年輕的斯密約瑟.....	19
主與我同行.....	22
婦女會：特賴娥廸曼娜與彭納.....	27
永遠記得的一個生日.....	29
傳道部之頁：香港及台灣傳道部會長來書.....	30—31
區會通訊：赫廸會長榮休歡送會.....	32
潘紹樞小登科，徐桂森梁錦娣結婚.....	32—封底內頁

聖徒之聲

第13卷第7期

1971年7月

Voice of the Saints

Volume 13, Number 7

July, 1971.

Published by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
day Saints, Translation
Services Department,
Hong Kong Distribution
Center, 691 Nathan
Road, Winner Mansion,
2nd Floor, Kowloon,
Hong Kong.

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
翻譯服務部
香港發行中心印行
香港九龍彌敦道六九一號
永如大廈三樓
電話：K936161
聯盛印刷公司承印
香港船街壹號
電話：H721259

◇ 訂閱費 ◇

港澳地區全年港幣六元
東南亞地區全年美金一元
海外地區全年美金三元
台灣地區全年新台幣四十元
台灣地區付款辦法：

當地郵局劃撥 16096 號
陳勇助代收

封面說明

先知斯密約瑟的祖父斯密亞賽，寫了一封有趣的信給他的夫人子女。本期封面說明一七九年時當日的情景，由林士柯頓以東攝製。本期內，安德生立察所撰寫「先知的傳統特性」一文，已供應有關之詳情。



先驅精神

斯密斐亭約瑟會長

如你曾經於另一世紀活在世上，你想你會
假 有甚麼成就？你會成就甚麼重大事業？今

日，如同往昔一般，活在世上這段時間，對於我們
每一個人都是極重要的。我們在正義中的成就，應
該就是我們正在做的事。

七月是我們紀念先驅者的一個月。他們已成就
豐功偉蹟，而我們身為教會的教友，不論居住在何
處，都應利用我們的力量，加強他們為我們的立下的
基礎。

一位旅客途經肥沃豐富的猶他山谷，眼見一片
百花怒放的茂盛田野時說，「怪不得楊百翰選擇這
處灌溉便利的美麗山谷，作你們的永久家園。」

當時是春天青翠的田野，已苗長夏季將收成的
五穀；夾道的果樹，已百花齊放；那片無處不覺其

肥沃的土地，呈現一番盛產豐收的美景，那些匆匆路過猶他卅的人，看到今日的景象，無不這麼想。他們簡直不知道本州的早期歷史，不知道先驅者們的幾乎是超人力的奮鬥，才使「曠野和乾旱之地，必然歡喜。」使「沙漠也必快樂，又像玫瑰開花。」（參閱以賽亞書35：1）

那一小羣有堅毅決心的先驅者，於一八四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到達大鹽湖峽谷時，所見的是完全不同的一種景象。土地乾涸龜裂，附近簡直不見綠色植物，只有少數短而粗硬的鹽草和鼠尾草，及峽谷溪流岸旁長的幾株柳樹和棉子樹。那真是滿目淒涼荒蕪，不令人留戀。先驅們試行翻土耕耘，但是那片未曾墾屯的土地，拒絕對耕種人起反應。後來，引導溪流的水透澈灌溉，才能把土翻起，準備播下他們所帶來有限的珍貴的種子。這就開始一場與多種不利因素的堅毅奮鬥，結果是克服了沙漠，始創現代水利灌溉系統的成功方法。

由於早期時，先驅們與文明境界，相距千哩之外，於是他們的領袖教導他們，要盡可能的生產。生活應該樸實，節省，不浪費物質。這番忠告仍然是最可貴的。建立家庭工業常常是昔日講道時的主題。他們遵從楊百翰會長的忠告，就地取材生產生活之所需，不讓不適當的審美觀而導致他們至於奢侈浪費，而讓「家庭工業生產家庭所需之每一種物品」。於是，聖徒們始創了許多有用的手工業，如編紡羊毛、製革、打鐵、鋸木、磨坊和製陶

器等。他們學習製造每一種用具，生產必需消費的每一種食物。他們的衣着雖簡單樸實，但却耐穿用，而且是他們親手所製，他們並不以為恥。

今日的世界情況，傾向破壞人類在社會中的團結精神與共同興趣，使個人對同胞之愛護精神變得狹窄。自我擴張已增大，關懷社會與愛護鄰里已相應的減少。像這種沒有團結的地方，人類思想、目的和意志不一致的地方，個人不願為大眾共同利益而努力的地方，只愛金錢與世俗利益的地方，根本沒有合作之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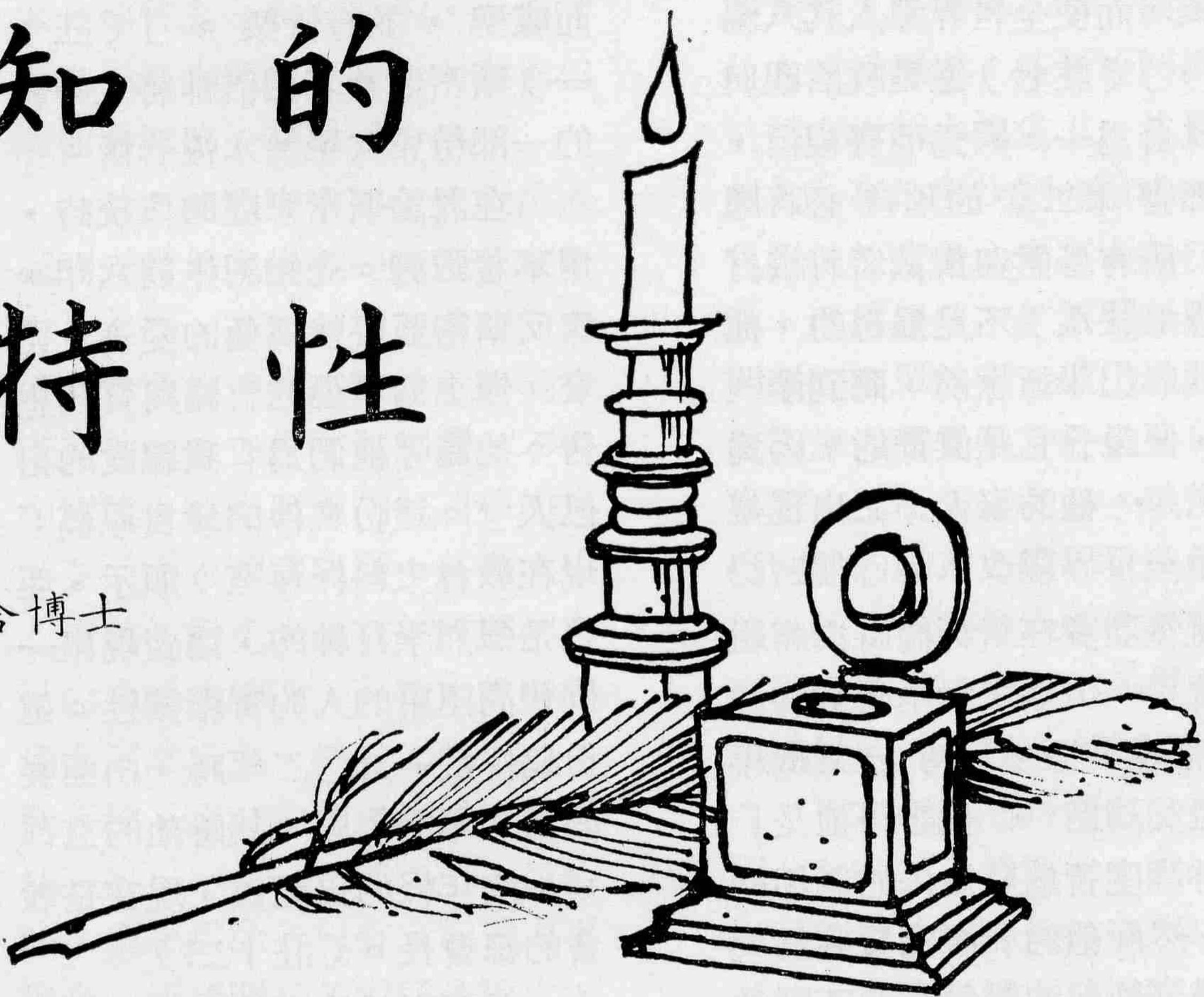
讓我們盼望，先驅者所使用之同時加強社會與造福個人的觀念和方法，將不消失。讓我們祈願好景常在，兄弟之情與朋友之誼永存於我們之中，而且日易增強，使我們合而為一，因此有昔日路得的感覺，說，「……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路得記1：16）

我以能繼承先驅為榮，我以他們的服務與犧牲記錄為榮。今日，我們也許覺得離他們很遠，他們的成就有時候在我們的腦海中已模糊不清。我們常常沒有停下來想想，他們經歷了一切——艱難，痛苦，忍受逼害——在到達大鹽湖峽谷時，却歡欣快樂。

我祈願我們每一個人，不論是繼承自教會最起始者，或最近才歸信教會的人，都要在生活上做榜樣，表現出使末世聖徒先驅者成為偉大的那些特性與品質。

先知的 傳統特性

安德生立察勞合博士



世人所知先知斯密約瑟傳記中的第一項描寫，是他誕生於一八〇五年，出生於「良好的父母。」（參閱尼腓一書1：1），他們毫無困難的教導他基督教信仰（註一）。他不僅有良好的父母，還有相當特出的祖父母。斯密約瑟殉道之前一年，曾為其他的宗派勇猛的維護宗教自由，於是他個人的「……愛自由……是我的祖父抱我在他的膝上時，便已灌注入我的靈性中。」（註二）仔細查究先知的

少年時期，才明白是他祖父把這些觀念，示範的灌輸給他們的這個孫兒。

先知的曾祖父斯密撒姆耳，曾在所居地為公眾服務及任州立法官。他的訃聞上有這樣的特殊記述，「維護國家自由及努力宣講基督教義的一位忠誠朋友」（註三）。其子亞賽雖然當日有五個不足八歲的兒女，但却毅然為美國革命而從軍，更表現出他的愛國傳統精神。祖父斯密亞賽是位有企業心的農夫，在麻塞諸塞、新亨佛西與維爾蒙各州的許多地區，多年都很顯赫。他年輕時是鎮政府書記（註四）。他在極盛時，與幾個兒子擁有維爾蒙州東橋鎮（先知誕生處）的大幅

土地，並曾兩次被選為三位鎮務主持官之一，也被選為鎮議會的議長、公路監督官、高級陪審員，並被指派為投資委員會委員（註五）。

這時期，亞賽的政治與行事觀念，可以見自他在東橋鎮寫的一封信，其中有第十一誠命之趣事，即「別管他人閒事」。（註六）

先知憶述他之愛自由乃源自祖父，這個觀念很容易擴大其延展性，因為亞賽期望，自由將在神的旗幟下，從美國擴大至全世界。「祂已經領導我們經過一場光榮的戰爭，並已帶領我們進入和平自由之應允地；我相信，祂將在祂自己的時間，並以祂自己

作者安德生立察勞合博士，乃楊百翰大學宗教與歷史教授，曾寫無數有關新約聖經及教會歷史的文章，現任東雪倫支聯合樂景第一支會福音教義班的教師。

的方式，而使全世界進入其八福中……」（註七）這是政治觀與宗教揉合為一。因為亞賽相信，但以理書第二章的預言必將應驗，「所有暴君與獨裁者將被打碎。」（註八）不足為奇的，他於一八三〇年逝世前，聽到摩門經時，便說「它是真實的，因為他知道，他的家人中必出現某事，予全世界以改革。」（註九）

雖然亞賽在新英倫時出席組合教會，但他反對基督教的神學。斯密喬亞少年時，常跟年老的祖父談話，他記得他是「一位有高度智慧及愉快的老年紳士」，然而他的「觀點又非常大量，能容納他的歸屬數間不同教會的兒女；我以為，單只除了他的兒子約瑟（老約瑟）。他死前不久，曾寫下「宇宙派」的許多復興教義。（註十）

這項收集由東橋鎮歷史記錄室證明屬實。記錄中述及一個宇宙派成立於一七九七年，其中三名會員即斯密亞賽、斯密傑西（長子）和斯密約瑟（先知之父老約瑟）。宇宙派是由一羣不同意當時的基督教的人組成，他們反對正教派定罪的教義，倡言神的愛是宇宙性而一視同仁的，所以全人類都有救恩。他們於一八〇三年時，同意下列這項典型的教義協約：「我們相信只有一位神，他的本質就是愛，藉着一位慈悲的聖靈，顯現於一位主耶穌基督，他終於將復興人類整個家庭

而成聖，並有快樂。」（註十一）斯密亞賽不相信神將定罪祂的一部份兒女至於永恆悲慘。

在討論斯密家庭的傳統時，用不着臆測。先知誕生前六年，祖父斯密亞賽曾為他的愛妻及兒女，慎重寫下他的哲論與實踐忠告。他寵呼他們為「我親愛的自己人」。這份文件的珍貴原稿（現在教會史料保存室）顯示，亞賽是強烈崇拜神的，這表現出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的實際德性。這份稿件於一九〇二年時，由亞賽的玄孫印刷出版，其時他的玄孫是一位年輕的史記員，現在是教會的總會長。（註十二）

亞賽對他後人的遺言訓諭，不僅是要相信耶穌基督，也要相信祂為罪的救贖及復活的能力；要求他們像有基督般的愛，誠實與行義。這不是造成騙子或盲信者的事物：

「以慎重的態度做與神有關的一切事情。當你想到祂，說及祂，向祂祈禱，或以任何方式呼求全能的神時，都要持以良好的渴切的態度。別戲弄祂的聖名或祂的尊位，別呼求祂來證明任何事，除非絕對是為真理；只可因很慎重的理由，或嚴肅的考慮，才可以這樣做。（註十三）

對於神絕對負責任的這種精神，幾乎滲透他的每一句話。他反對金錢地位的偽善外表，強調家人應忠誠、寬大、慈善、有進取心、愛國及感恩等實質。亞賽

吩咐，作任何事，「應公平誠實，使你生死無愧……」（註十四）對於他，真正的信仰不是只包括空虛的儀式，而是個人的善良，應被「經文」與「好理由」兩個見證人試驗之。這樣勇於擔當責任的傳統特性不是容易消逝的。祖父亞賽對家人中已為父母者（其中之一即老斯密約瑟），說及他們對兒女的責任：「使它成為你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教養他們在美德中長大，使他們成為有用的人。」（註十五）

沒有人能懷疑他的兒女不是在「美德」中長大，因他有夫人斯密茱廸瑪麗的支持。他在一七九九年對家人說話時，稱呼她為他「親愛的可愛的妻子」。斯密亞賽以「我內在所有的力量」感謝她，因為「妳對我的仁慈與忠心」。（註十六）斯密茱廸瑪麗九十三歲時，仍是一位充滿活力受人敬愛的長者。她到嘉德蘭來，與她的兒女中的四個兒子，一齊出席她那先知孫兒的忠信召喚。史諾伊莉莎目睹她當時那種活潑輕快的神情。（註十七）

理想主義與受試煉的德性，在斯密約瑟的外祖父的一生記事中，尤如花崗石般屹立。外祖父麥克所羅門在能力與成就方面，不同於祖父斯密亞賽，但是却表現出令人敬仰的德性，而在斯密家庭中，這似乎是天生俱有的。他一生曾為邊疆墾拓者，兩次戰爭中的軍人與海員，商人，貿易

家，農夫，遍歷無數的困難與艱險。直到他生命之末，當身體受損及精神謙卑時，才覺得欲與主和諧，而誠懇的寫下他的個人啓示。

所羅門的性格並不顯赫，但在萬般困難中，却能不屈不撓。圖書館目錄中加註所羅門的自傳，為「一位目不識丁的新英倫人一生不屈不撓的奮鬥史」。(註十八)讀這傳記的人，將看到這位在特別困難中也不屈服的英雄本色。他幼年時，父母因意外打擊而成赤貧，便將他立約賣身為奴，而成為一名童工，根本沒有受教育或宗教薰陶的機會。脫離農奴之縛後，又捲入法國人與印第安人之戰爭危險中。這段軍役記事，把所羅門描寫為疲乏、生病和冷漠無情的硬漢。但是有兩件事(在張柏林湖戰區)，顯出他怎樣應付戰爭的黑暗面。他與一個同伴，負責用牛車運載軍中物資，在毫無武裝佩備下，忽然遇到一羣印第安武士。所羅門認為「除了用計謀欺騙他們之外，別無辦法救自己脫險。」於是他也大聲招呼他唯一的同伴及那實際並不存在的後援部隊。

「我沒有武器，只有一名部下。但是我跑向那些印第安人，另一人便開鎗，嚇他們一驚，便都跑掉了。但是我要說，那時我真覺得腳底下空虛，似乎土地都在浮動。」(註十九)他那位先知外孫，也具有這種自信的勇

氣，他曾有一次在紐約，手無寸鐵地只以大無畏的精神，嚇退包围他房屋的一羣暴徒。

第二椿戰場事件，表現出所羅門有肯為人犧牲的特性。在紐約某地區，經過一場未成功的而死傷慘重的前鋒攻擊後，一些墾屯兵被派出去作防禦巡邏，不料中埋伏。麥克所羅門與蒲頓的兵走在前面，首當突襲，蒲頓被俘(奇蹟似的竟未死)。所羅門自己的話描述如下，「敵人像一陣烏雲突然出現，槍彈如雨下……戰斧和子彈在我耳邊掠過，像雹粒一般……」(註二十)這時候，要想活命，只有立即撤退再集合。所羅門却不顧猛烈戰火，冒自己生命的危險，停步去救別人：「我在急跑中，畧一旁顧，看到地上有個傷者(印第安人已接近他)，靠着我的救援，立即退入圈中。」(註二十一)目睹這件事的有副司令羅傑，他說，「勇猛的美國人衝出這場突襲。」(註二十二)這項英勇成就，麥克所羅門也有一份。

所羅門雖然因意外而變成跛子，仍在革命中於陸地和海上服務，後者是在一艘武裝民船巡邏艇上。從軍所得薪金，及後來從事工業生產所獲利潤，都在困難和挫折中耗盡。他的經濟境況，也因他的寬宏大量，及他保釋一些人……」(註二十三)而更困窘。他在老年時寫下他的自傳(其時斯密約瑟只有六歲)。太多

的意外、疾病與不幸，使這位老年人成為謙卑，使所羅門反省，於是在祈禱中尋求主，並且希望與人分享他所找到的信心。他作見證，他在身心兩方面都已得治癒。他講述他一生遭受無數挫折困難的簡單故事，顯出神要這樣使他謙卑而受教。於是，「一切事看來這麼新奇美好。哦，我多麼愛我的隣人！哦，我多麼愛我的仇敵！我甚至為他們祈禱。萬事看來都是快樂的；基督的愛真是美好。」(註二十四)

麥克所羅門回顧自己一生，因此懇求父母們應予他們的兒女以品德教養，那是他少年時所缺乏的。「父母們，謹慎的教養你們的兒女，使在主的眼中成為喜悅。千萬別吩咐他們做力所不及的事，也不可應允他們你不打算實踐的諾言。要在言語行為上做好榜樣。」(註二十五)雖然他的宗教教育來得很遲，但他終生事蹟已立下美德的榜樣，也教養出一些好兒女。關於他教養兒女這兩件事，他歸功於他的妻子，她是在聖經知識上的「唯一指導者」。(註二十六)在邊疆農場之僻居地，麥克蓋茲莉達負起責任，使她兒女的心靈與精神都得滋潤：

「除了教導他們正常教育的各科外，也習慣地每天早晚，召集他們在一起，教他們祈禱，同時鼓勵他們應彼此相愛，要忠於創造他們的神。如此，我的大兒

女已養成堅定的習性，敬神、溫文有禮、反省，有助於領導後來的弟弟妹妹，進入同樣的快樂境地。」（註二十七）

一旦認識斯密亞賽、麥克所羅門及他們的夫人的信念後，便有助於我們在這兩方面明瞭斯密約瑟。第一，先知的父母顯然的稟賦斯密家和麥家的特性。第二，先知會直接與祖父及外祖父接觸，（他說）他們教導他珍視他們奮鬥得來的自由。但更顯著的是，他的父母極尊重他們的成就與理想，並將之教導年輕的斯密約瑟。至於他的外祖母麥克蓋茲莉達，曾「實際」與斯密家人同住「多年」，即他們於一八一六年從紐約遷去西部之前。先知和斯密麥克露茜兩人，都會說及西遷之始，外祖母是和他們在一起的。那場離別中，外祖母「最後一次訓諭」斯密麥克露茜，要「繼續忠誠的服務神，到你的末日為止，以便我能在高天的另一處更好世界中，將能快樂的擁抱你。」（註二十八）閱讀這些傳記的人，都不會否認，這一切都有助於年輕的先知探討崇高的理想和有理性的宗教作為。斯密約瑟的先祖輩的智慧誠懇，遺傳下來協助改造了他。

註釋

一、1532年歷史原稿，「斯密約瑟第一次異象的最早記載」，由楊百翰大學研究所於1969年春天出版，其中第九冊第二七九頁。

二、由黎威勒保存的「斯密約瑟的日記」，引述日記中1843年6月9日的記事；也曾引述於「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的歷史」有關斯密約瑟一章中，該書於1909年鹽湖城出版。

三、1785年11月22日莎倫新聞報。

四、參閱布朗喬治華爾都所撰「達利菲鎮（即現在的曼徹斯特）的早期記錄」，及「曼徹斯特史事珍藏」第八及第九冊，1779—1786年代之記事。

五、參閱維爾蒙州甜橙郡的土地記錄，及維爾蒙州東橋鎮記錄。已攝成顯微影片，珍藏於猶他州鹽湖城家譜系圖書室。

六、斯密亞賽於1796年1月14日，在東橋鎮寫致雅各鎮的信。此處引錄藏於曼徹斯特市莎倫鎮艾撒斯學院的原稿。本文內之多處引錄，已改正原稿內數項拼音及標點錯誤。最初見於西部，顯然是斯密喬亞刊載於1872年7月16日德撒律新聞報。

七、同前

八、同前

九、斯密喬亞，1857年8月2日，「講詞錄」第五冊（1858）第一零二頁。

十、斯密喬亞致高博士之信，鹽湖城，1870年5月31日。

十一、「現存美國的各宗教教派之原流歷史」（1844年費城出版）一書中述及「宇宙派」之一章。

十二、斯密斐亭約瑟撰寫之「在塔普斯菲城的斯密亞賽及斯密家族之記事」引錄自塔普斯菲城史料室之珍藏史料第八冊（1902）

十三、同前

十四、同前

十五、同前

十六、同前

十七、引錄自杜立基愛德華所撰「摩門教的女性」，1877年紐約出版。

十八、卡浦連魯易所撰「美國自傳學目錄」，1962年威斯康辛卅曼德遜出版。

十九、麥克所羅門自撰「麥克所羅門一生記事」，第六頁。

二十、同前一書中，「另一個兵記得突然而來的印第安人」這一章，第一百頁。

二十一、同前，第六頁。

二十二、羅傑羅勃少校的日記，1765年倫敦出版，第118頁。

二十三、「麥克所羅門一生記事」，第17頁。

二十四、同前，第23—24頁。

二十五、同前，第24頁。

二十六、同前，第20頁。

二十七、「麥克所羅門的日記」，斯密麥克露茜引錄於「斯密約瑟的生平事蹟」（1853年利物浦出版）第19頁。也會由尼布里引錄於「斯密約瑟之母所述約瑟的生平」（1945年鹽湖城出版）第6頁。因為斯密麥克露茜的引述絕對正確，所以可確信此段乃述其母親，麥克蓋茲莉達，但在麥克所羅門的自傳中却沒有這段，可能源自她所持有的她父親的另一份原稿。她又會說她是引錄自「我父親自撰之生平史事」及「我父親的日記」。

二十八、「斯密麥克露茜」第69頁

先知 斯密約瑟 的 人 性

亞林頓理納博士



復興時期的先知，被描寫為哲學家、社會學家、軍官和接受異象者。蒙神聖指派在本時期復興福音的斯密約瑟，是一位充滿活力、有機智、但也是快活的、激動的領袖。試查究一下與約瑟生平有關的物質財富，就會了解他的個性品格及他的教導，在福音復興中曾擔當一個顯著角色。

作者註釋

本文內之逸聞、故事及引述，取材自下列來源：斯密約瑟原稿部份；猶他州鹽湖城的教會史料圖書儲藏室；斯密露茜所著先知斯密約瑟的一生（倫敦利物浦，1853年出版）；先知斯密約瑟的回憶；教會歷史；斯密約瑟所著的教會歷史……；甘露西所寫的自傳；女青年雜誌中，先知約瑟生平軼事一文；女青年雜誌中先知斯密約瑟一文；伊汶司約翰著一位美洲先知斯密約瑟；帕瑞艾德文著有關斯密約瑟的故事。並感謝貝瑞拉馬、溫顧林及帕金頓三位的提示和協助。

斯密約瑟生長於一個樂享世俗生活及靈性精神的家庭，因此，他的早年生活表現出家人對於個人成長與發展的重要性。那些熟識斯密家庭及先知之母斯密露茜者，都對他們留有堅固團結力的印象。他們一同製造楓糖漿，兩三人一組的去幫忙隣居；圍坐火爐邊講想像中的或真實的故事以娛樂大家；一同走去附近村落出席主日「講道大會」。

先知一生中某些感動人的事件，顯示出他非常關心父母。例如：當他的腿施行手術時，他哭泣懇求母親離開房間，以免她看到他痛苦而難過；他父親於一八三〇年接受洗禮時，他歡喜異常；他維護父親的見解。

「我的母親有福了，」約瑟在日記中寫下，「因為她的靈充滿仁德與博愛……我的父親有福了，因為主的手將照顧他。」他在一八三五年時說，他是多麼有

福，因為他父母「的高年歲月和經驗，使他們能實踐最健全的忠告。」每當在一處地方安頓下來時，先知就安排為他父母造一所房子，以便他能就近樂享他們的陪伴與勸諭。約瑟極尊重父母的特權，因之警誡傳教士們，要獲取家長的同意，才可為年輕人洗禮。例如當先知於一八三四年「召喚以色列的力量去拯救錫安」時，有一個少年，名叫瑞格司約翰，不顧父母的反對，要加入行列。約瑟對這個渴望去的孩子說：「回家去，服從父親，到你滿二十一歲成年時，你將獲得諾許建立錫安者的祝福。」

老斯密約瑟一家人的力量，反映在他們每人愉快的極度的予復興福音的支持，特別是在約瑟與海倫的友誼上。他倆幾乎每一時刻都在一起，有這個沒有那個就不算齊全。正如約瑟說，「我愛海倫勝過我的生命。」他家的

朋友泰來威廉寫着：「不論他們是怎樣經常見面的，但每逢他倆再見時，總是特別的高興……雙方充滿傾注的聖靈恩賜與力量！」

約瑟深受家人愛護團結的影響。他於一八二七年與海愛瑪結婚後，建立一種親切鍾愛的關係，一直延續十七年久先知被謀殺時止。他寫給愛瑪的信（愛瑪寫給他的信），他的私人日記，他的正式史事，一切都表現出約瑟之忠於家人及他們之忠於他。「當我需要一點麵包和牛奶時，」他告訴樊百思韋廉，「我太太就放滿桌好食物，反使我倒胃口。」

先知與愛瑪也跟其他夫妻一樣，也有對事情不全同意的時候。當這種不同意變成嚴重時，他們就求助於神的靈。當他們寄居在惠特茂家時，那是他們婚後不久，某晨，約瑟與愛瑪曾「口角」幾句。約瑟上樓去翻譯金頁片時，「一切都是黑暗的」。於是，約瑟走去樹林中祈禱，然後回去請求愛瑪的寬恕，再開始翻譯，一切都完好。他們婚姻後期，有一次，為尊敬約瑟的一項遊行作準備時，愛瑪說先知的衣着不適合。約瑟聽她的勸告，立即換上「最好的衣服」。

斯密約瑟和愛瑪的第一個孩子歐文，在賓夕法尼亞州和諧城死去，當時約瑟正從事翻譯金頁

片。愛瑪第二次懷孕，生下雙胞胎，却只活了三小時。當先知聽到麥多克姐妹於同一日產下雙胞胎而逝世後，這對傷心的夫婦便請求收養麥家的雙生子，取名約瑟和茱麗亞。後來，兩個孩子因麻疹生病時，約瑟與愛瑪數晚不眠，整夜照顧他們。一夜，約瑟見愛瑪非常疲倦，便要她伴着茱麗亞去休息睡一會兒，他留下照



顧那個病情較重的男孩。就在他一邊呵哄啼哭的小約瑟，一邊在搖床旁打瞌睡的時候，忽然被愛瑪的喊叫聲所驚醒，「謀殺犯！」約瑟發現自己被一羣人強拉出門外，讓門敞開，以致男孩受嚴寒侵襲，不多幾天便死了。但茱麗亞活到差不多五十歲。約瑟極愛

茱麗亞，他給愛瑪的許多封信中，都提及到他鍾愛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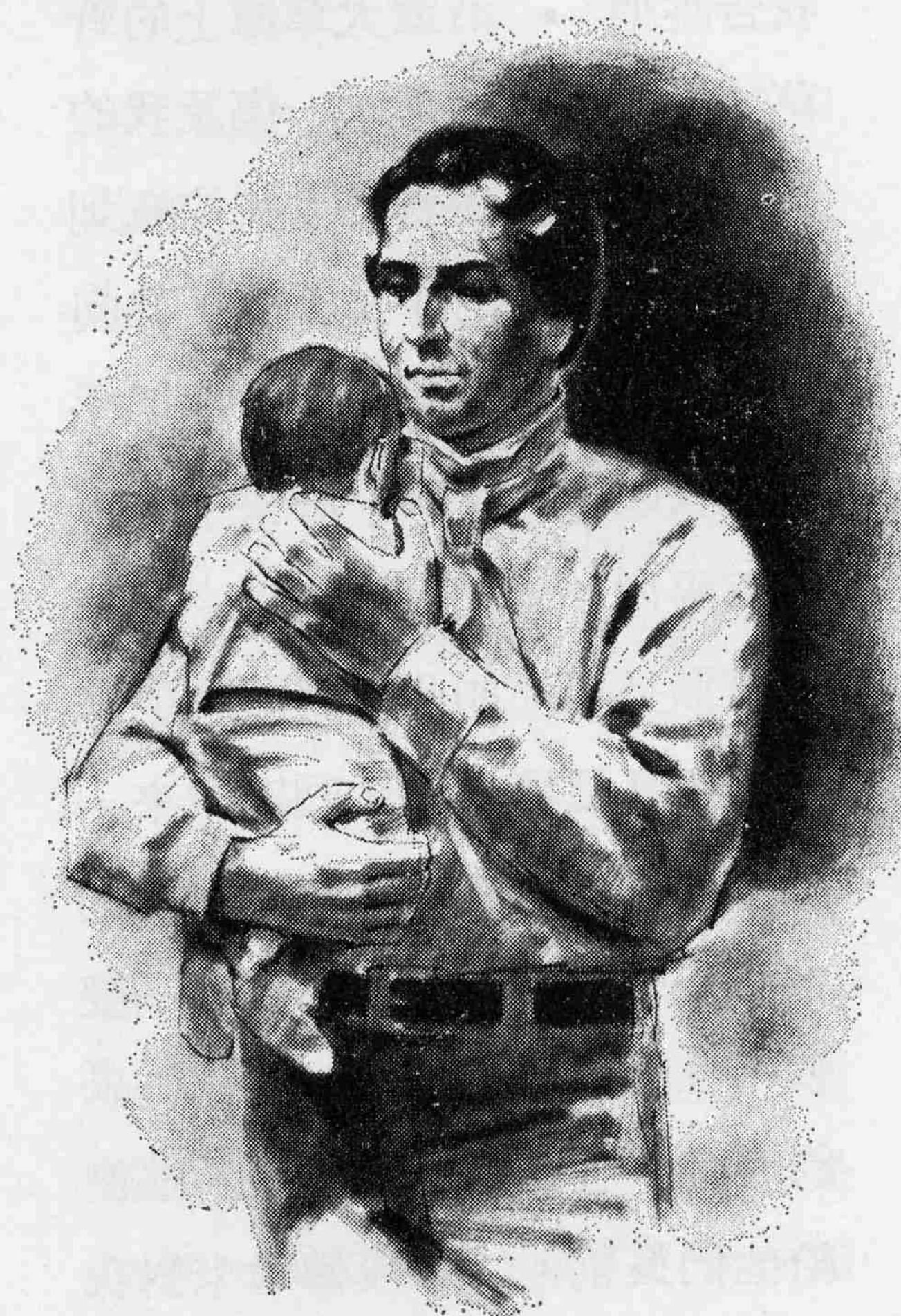
雖然約瑟的生活很不安定，因為常有暴徒逼害、被關入監牢、法庭受審及身為教會會長所受到的許多困難，但當愛瑪分娩期間，他却常常陪伴着她。湯姆遜麥賽憶述他那種溫柔體貼：「他的夫人愛瑪生病時，我看見他陪伴在她床邊，表現出最溫柔體貼最小心翼翼的愛護與同情。」在一八三八至三九年間，他被囚於米蘇里州的監牢數月之久，當時他寫信給愛瑪：「幾個孩子（茱麗亞，小約瑟，佛雷德烈和亞歷山大）一直在我的惦念中。告訴他們，爸爸仍然活着。求神祝福使他能再見他們……萬一我在今生不能再見妳面……求神安排我們……使我們重逢於天堂……我已心滿意足。」

當約瑟與愛瑪的第六個孩子唐卡羅，只有十四個月大，於一八四一年逝世時，先知要求他們的一位隣居萬甘泰姐妹，讓他們領養她的孿生女嬰中的一個。這位母親起初不願放棄她的孩子，後來終於同意，但相約每晚要送孩子回去睡。後來萬甘泰瑪格麗說：「這件事他親自準時執行，而且每天早晨來抱她去。一晚，他沒有按照平日時間送她來，媽媽便去斯密家的大廈，瞧是否有

甚麼事。她看到孩子用一塊絲質小棉被包裹着，先知坐在椅上，把她放在膝上搖晃，哄她安靜下來，才送她回去。媽媽一手抱過來不久，孩子便不吵了。但先知站起來陪着媽媽走回家去。第二早，他來抱孩子時，媽媽把另一個女嬰莎拉交給他。兩個孿生女嬰非常相似，陌生人根本分辨不了她們；但是，當媽媽抱給他時，他搖搖頭說：『這不是我的小瑪莉。』於是，她只好從搖籃裏抱起瑪莉給他，他驕傲的抱起她去……當他的夫人健康情形好轉時，他才沒有再來抱我們的孩子，但仍常常來……跟她玩。」

約瑟喜愛他的家人。他的日記中，有無數處像一八三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的記事相同：「呆在家，與孩子們玩，很高興。」他的一位遠房堂兄斯密喬治，一家人已歸信，但後來却又叛教，原因是在他們從美國東部抵達嘉德蘭時，約瑟從樓上下來，從他「藉着神的恩賜與力量」而翻譯的翻譯室中下來，與他的兒女們一同嬉戲玩耍。他們認為，他這種不適當的行為，不像一位先知。

先知的筆記中，也提到他與家人一同去音樂會、劇院、馬戲班及常去密西西比河上划船。他們一家人最樂享的，便是圍坐火爐邊舉行「家庭晚會」，一同玩



遊戲、閱讀與查經。一八四三年二月八日，先知的日記中這樣寫着：「下午四點鐘，與我的小佛雷德烈走出屋外，坐在雪上滑溜作運動。」

這些日常小事表現出約瑟的個性親切平易，關心別人的需要和心願。根據另一項的回憶錄，在嘉德蘭時，成人與孩子們坐着蓬車，從鄉下來參加聚會，約瑟一定盡可能走近每一輛蓬車邊去，跟每一個人握手。他特別注意小孩子和嬰兒，和藹的與他們握手，跟他們談話，祝福他們。他愛孩子的天真無邪，似乎從孩子們的稚氣言語中，發現最完全的純真。」

莊笙艾薇玲記得，當她幼年住在嘉德蘭時，某一次，母親打

掃房子，就把她放在地板上坐着。小孩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抬起頭來，看見一個高大的笑容滿面的男人走上門前階梯。他高聲對母親說了幾句，母親請他進來。「當他一眼看到我，」小女孩說，「便抱起我，用左手抱着我，走過房間到一塊大穿衣鏡面前，我們兩個都瞧着鏡中人影。然後，他轉過身，把我放下來，問我母親，父親上那兒去了。當他離去後，母親告訴我，他就是主的先知。他是一位多麼善良的好人！」

類似的另一件事，便是先知造訪某家，去看一個商人，却發現那家有個小孩子，喉嚨腫大，非常痛苦。「他抱起我坐在他膝上，」後來這個孩子說，「輕輕的用油抹在我的喉部，祝福我，我就好了。我的喉頭不再痛，也不腫脹。」

約瑟關懷人，關心他們的福利，這幾乎是每一個人都感覺到的。他喜歡拳擊，甚至成人後仍然如此。他常常玩捉迷藏，「拉棍」（本期內文另一篇中解釋），與年輕人作競賽。他「不保留的」與人打交道，常說笑話以娛同儕，並且「與朋友中最卑微的最貧窮的玩在一起；對於他，沒有一個是陌生人。」他也和教會其他職員一般，常常從事勞力工

日記中常有掘濠溝，爲剛抵達的人搬行李入大厦，採集蘋果，在他自己的花園中栽植，翻掘洋芋，把斬下的樹木拉回來等類似工作。

另一次，華克門安殊跟幾個人，某天下午，坐在離先知家不遠的一處籬笆上。先知跟他們談話時，一個人走過來，訴說他的一个貧苦哥哥，住在鄉下的房子昨晚失火燒掉了。其他的人立刻面露不悅，只說他們很同情他；但是「約瑟伸手拿出五元，說，『我同情你的哥哥五元，你們同情他多少？』」

先知殉道前不久，在等待他所請求派來的納府軍團中的人員，來保護百姓。那時天下雨，道路很壞，很難走。七十五個人中，有八個人徒步走，有些地方他們還要涉水深齊腰膝。「天色曙光時，我們到達納府。」記述者說，「駐紮在聖殿附近霍士德家那所大的紅磚屋子前面。我們的供應品堆在路旁。當我在守護行李時，先知約瑟騎馬到木柱前，伸手跟我握手，詢問叔父燭母。他握着我的手，拉我向前，我只好站到那木柱上。他把馬掉轉側邊，摻着我，一步一步在木柱上走，直走到末端。當他看到我每走一步，就留下些血跡在木柱上時，便問我的腳怎麼會事。」

我告訴他，沿途大草原上的野草，割破了我的鞋，傷及我的腳，但是不久便會好。我注意到他抬向面孔邊的手是濕的，我向上瞧，他兩頰掛滿淚珠。他把手放在我頭上，說，『好孩子，上帝祝福你。』然後又問隊中其他人情形是否都如此。我回答他有好幾個是這樣。先知回過頭來，朝那位正在走到雜貨店門口的利舍浦先生說，『給他們每人一雙鞋。』利舍浦回答說，『我店裏沒有鞋。』約瑟立即說，『那麼給他們長靴。』然後轉過來對我說，『約翰，你們一隊人將被解散，各人回家去。我將要去卡太基受審，州長答應予我保護。』他傾身向前，一隻手放在我的頭上，說，『不要怕，你將在和平中看到以色列勝利。』

最後一個故事，表現約瑟之作事不求聞問。「一八三七年夏天某一晚，兩位旅客駕馬車到俄亥俄州北部一個小城，停在一位朋友家裏吃晚餐。他們還沒吃完時，忽然聽到一陣喧嘩聲。一大羣人圍在屋子外，大聲怒叫，並以生命威脅恐嚇，要屋主人把他的兩個朋友交出來。他沒有出賣他的朋友，反而帶他們經過後門，從黑暗中逃去。那羣暴徒發現人已逃走時，便急忙沿途追趕，並在各處安下步哨，燃起火

焰，到處搜尋。那兩個人很謹慎，不敢走大路，却跟隨沿着大路的樹林和沼澤地，藉着火焰的照明而逃走。不久後，其中一人蹣跚難行，因爲疾病與害怕奪去了他的力量。其時，他的同伴要作決定，是留下他讓那羣嗜血的暴徒俘虜他，還是不顧自身危險而協助他繼續走。他選擇後者，便用他的寬大肩膀扛着那病人，一直走過幽暗的沼澤地，只偶然停步歇一會兒。幾個鐘頭後，他們踏上那寂靜的大道，才得到安全。那個忠於朋友，使自己有能力完成這件事的人，便是斯密約瑟。」

斯密約瑟是位先知，教會總會長，商業家和政治家；但他的生平，也表明復興福音的主要目標——使老年人的心轉向孩子，孩子和年輕人的心轉向他們的長者。正確的神學信仰，是復興福音不可缺的一面；但唯有家庭與世代間的團結，才能供給復興福音所要求的個人與大衆的靈性。

作者亞林頓理納博士，乃猶他州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及西部歷史季刊編輯。他自1946年來，便已任教該校。著述甚多，曾就摩門與西部歷史撰寫文字不下百篇。最近解除猶他州立大學支聯會會長團職務，現住東卡磯支聯會羅根第十支會。

共 同 努 力 —— 雙 方 合 作 —— 就 是 相 互 倚 賴。

「媽媽，請別幫我，我要自己做。」這是一個六歲大的女孩子，媽媽要幫她繫鞋帶時，她所說的。差不多每一個孩子，很小的時候就有要自己來做的願望，想靠自己的技術完成某件事，不依賴別人幫助他。

「媽媽，我辦不到，您一定要幫忙我。」就是上面說的同一個女孩子，當她使用一種所謂剪刀的工具，在剪圖畫時所說的。這個孩子，遇到困難需要幫助時，也須依賴另一個人。

這兩條交叉的潮流，似乎存在我們每一個人之中——需要自由、獨立、自己做自己的事；另

一方面却又倚賴，當自己力量不足時，有權利樂享將自己置於他人手中。

父母和領袖們，都會見到孩子或其他人中這種互相衝突的需要；同時，並根據他們的自我了解和對他們所領導的人的了解，他們所作的反應方式，有助或無助於孩子或屬員的成長，而因此增進相互間的關係。孩子或屬員，乃欲脫離領導者的束縛而得自由，表現出他自己的能力；但當他需要支援或協助時，也是向同一個領導者求取。任何領袖——父母，主教，行政主管人員——的行為中心點，就是他用

來應付別人需要的那種態度和方法。

有些父母的行為方式，加強及支持孩子們的倚賴性，長期如此下去，結果這孩子無能自主做任何事。例如，珍妮已上大學二年級，她每週至少三次搖電話回家去，跟她的父母談話，詢問他們對她的選科的意見，幫忙她決定要買的東西或正在考慮參加的活動等。她未將事情和父母談過之前，她猶疑不決，無法作出決定。顯然的，珍妮的父母很喜歡她這種態度，並且公開的樂意的告訴他們的朋友，珍妮是個真正家庭型女孩子，不像其他一些大學生那麼野性。他們高興珍妮倚賴他們的判斷，和她常常搖電話回家求取忠告。他們覺得自己是需要而重要的人物，非常滿意他們與女兒之間的關係。

這個例子指出形成強烈倚賴

家庭與教會的目標 —— 相互倚賴

戴韋廉博士

戴韋廉博士，乃楊百翰大學新設立的組織行為系系主任，曾就人類關係作廣泛的著述，曾擔任美國某項訓練計劃的顧問，曾在巴基斯坦及波多黎各監督該類訓練。現在東雪倫支聯會艾基蒙第八支會，任主日學副監督。



性的一些因素。居於領導地位的人（這件案中指父母），是利用屬員（女兒）來滿足他們自己的需要。如果說他們自私時，他們也許會憤怒不平和傷心，因為他們之不顧別人的利益而只關心自己，並非他們的良知動機之一部份。但想深一層，他們確是自私的，因為他們無意中沒有考慮到女兒的長遠福利，却只顧自己的需要。

但有些時候，倚賴是合理的有益的，這就是在個人力量不足而需要協助時。我們大家都有時候倚賴某些人——醫生，教師，顧問，修理員，朋友和父母——因為我們面對的情形，是個人無能單獨有效的應付的。個人若停止培養自己的能力，或不再求進取以與領導者作並肩共同努力，

一味說自己缺乏別人的領導、支持和影響力就不能行事時，那麼他的倚賴性已變成一種缺陷。

人類呱呱墮地時，幾乎是完全依賴別人的。培養孩子逐漸脫離完全依賴性，是擔任領導教養孩子者的責任。利用領導權幫助別人成長，就是每一個父母和領袖的最主要的獨特性工作。

許多領導人物太過關心錯誤的目標——父母要兒女只可以有好行為；教師要課室絕對安靜，學生只可作教師要他們作的事或說的話；行政管理級人員要屬員毫不疑問的服從，要他們成為只答「是」的人。若要達到這種目標，無形就養成對方完全依賴別人的習性。更好笑的是，許多居於領導地位的人，永遠不認識他們在這個困難上所負的責任，而

只是擔憂的說，「我們所需要的，是要更多的人能自動自發的去做，不是坐着等待別人吩咐他怎樣做。」

行爲的另一源流是要自由，要「讓我自己來做」。有些人假定，正如英國哲學家賀比所認為的，人的基本天性是要反抗他周圍的每一個人，因為他認為別人都在攻擊他那自我中心的世界。假如每一個人只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毫不顧慮及別人時，那就成為一個紛亂的無政府社會。

父母若見到子女有這種傾向時，總是設法制止、減低或改變它。小孩子不願意跟別的孩分亨他的玩具，但父母要他跟人分亨。小孩子喜歡在主日學時在教堂中四處跑，但成人要他們安靜坐下。兒女不喜歡吃某種食物，



但母親勉強他們吃。

成人與兒女之間，似乎有一種微妙的（有時候却不微妙）衝突存在，因為成人要想控制或溝通，而兒女只想獨立自主，做他們所喜歡做的事。就是這種根本衝突，構成相反的依賴性。許多人遭受到居於領導地位者的反對時，就把大部份時間和精力，用來想辦法對付這種影響力。他們時常有自我解說的理由，為甚麼領導者不可以或不應該那樣作，他們更以一種自我應驗的預言來表示。

有時候，這種相反的反應，是因為領導者，或即父母、教師、上司、領袖的錯誤行為而引起。也許領導者的做法，有損屬員的個人尊嚴，不許對方發問、質疑或討論。父母不許兒女反

嘴，只可絕對服從，這樣的態度實足以引起強烈的反抗。

有些領袖恰好相反，喜歡引起屬員質疑或反抗，然後他就有機會十足表現他是上級的威風，而得到壓服下屬時感到的內心窃喜。關於使用及濫用權威，主曾這樣訓誡我們：

「……在我們從事隱蔽我們的罪惡，滿足我們的驕傲，即空洞的野心，或在人類兒女身上施以任何程度不正義的控制，統治、或脅迫時，看啊，諸天就退出，主的靈悲哀；主的靈退出了，那人的聖職或權柄，就不再存在。」

「我們並從悲痛的經驗中知道，幾乎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照他們的本性和傾向，他們一旦得到了些權柄，就會妄用職權，濫

施暴政。」

「因此，蒙召喚的多，被揀選的少。」（參閱教約 121：37，39—40）

但也不可認為，一旦有反抗表現時，就是領導者的錯。也許領導者的行為根本很適當，但許多屬員不理上司的行動怎樣，一味採取反抗，作相反的反應。有時候，這就意味着，如果要達到一種新的更有效的相互作用，上級與屬員都應該重新考慮他們的行為與態度，找出應改變的地方。

領導者與屬員之間最好的最可能的關係，就是相互倚賴——雙方利用各自的力量，以達到努力合作。獨立性是無用的，因為那代表著屬員不理上級而一意孤行。在今日社會中，獨立行動不是最有效的行動，不論是在家庭、學校、教會、商場、政府機構、社會、國家或世界。我們有成為相互倚賴的人的必要。但不幸的，大部份人未從別人處學習到相互倚賴。從福音中，從研究人類行為的研究著作中，我們認識到，領導者若採取下列行動，將可達到較大的相互倚賴：

1. **愛護與關心。**任何屬員應知道，他的領導者是真正愛護關心他，而不是因為他做到了所吩咐他做的事。救主說，「你們愛我，就必遵守我的誠命。」（約翰福音 14：15）祂沒有說，「除



非你們遵守我的誠命，否則我不愛你們。」

愛一個人是無條件的，雖然我們也許不愛他的某些行動。太多父母及領導者，以有條件的愛作為他們關係的基礎：「我愛你，除非你做我要你做的事，依賴我，供給我的需要。」這樣的基礎引致依賴或反抗。

父母應坐下來，與兒女談他們對兒女的關心與愛護；同樣的，分會會長應與分會教友談，上級應與屬員談。內心的感覺應予以分享，不論有時候是多麼難於表現，應該現在就做這件事，等待拖延徒然使彼此關係作反方向發展。

2.信賴。領導者必需開始向屬員表現更大的信任與信心。父母應信任兒女作正確的決定，應給他們這樣的機會。過份擔憂的領袖，唯恐屬員犯錯，不照所吩咐的去做，於是逗留在附近，監視，查核，使對方覺得自己像個不會繫鞋帶的六歲小孩子。

有人問斯密約瑟，他如何管理末世聖徒時，他說：「我教導他們正確的原則，他們自己管理自己。」（泰來約翰撰「講辭錄」，第十冊，第57—58頁）相互倚賴關係的根本，就是教導正確的原則，這就是領導者所應做到的事。原則已教導之後，應信任別人放胆去做，管理他們自己，與領導者合作，但不被控制或節

制。

3.開誠佈公的溝通。要素之一是公開分享感覺。溝通是雙方行為，一方發言，一方聆聽，然後雙方之中才有了解。在相互倚賴關係中，上級和屬員都有機會發言和靜聽。它不應是單程交通，只有上級講，而屬員只有聽的份。在溝通中，我們必須互相表示所有的思想與感覺。人們對任何事物，都有各自的意見、看法或感覺。如果我們要真正了解，必須分享各種見解：

許多父母不與兒女分享他們的感覺或意見，吩咐、指示和命令等，不是分享。分享應在未作出決定之前，它是公開交換意見與思想的一個過程，以便能達致一項好的決定。

未作決定之前，領導者應該說，「我想知道你的意見和你對這件事的看法，我確實想做到這點，你可以坦白發言，我不會因此責備你或判斷你。如果我們雙方都坦白的把牌攤在桌子上，如果我們真正彼此關心信任，我們就能得到一項解答，使大家都滿意。」

4.分享決定。相互關係要求合作性的決定，要做到彼此了解，而作出一個大家滿意且大家支持的決定。在這項分享中，不必是平分秋色，意思是不必要求在每件事上的等份。有時候，父親說，「孩子，你對於汽車比我

更有經驗，我信賴你的決定，我會支持你的決定。」另外時候，兒子也對父親作同樣表示；但大多數時候，每個人聽對方的意見，共同找出一個解答，是大家都滿意而願意支持的。

5.共同行動。相互倚賴的意思就是一同努力。有了決定而去執行，必需雙方一同努力。許多家庭中，是父母吩咐兒女做甚麼，父母施壓力、控制和責罰，直到兒女做所吩咐他們做的事；他們很少一同計劃或一同工作，使大家分享整體行動的快樂，或合作性的某些成就。

某些時候，一件工作必需單獨而行，但若與別人分享則更滿意。若領導者關心自己的地位或印象，他可能避免與下屬一同努力；但是現在，愈來愈多高級人員，他們認識到一句經文中的真理，即「你們中間誰為大，誰就要作你們的用人。」（參閱馬太福音23：11）

在今日的社會中，我們眼見各處青年人反抗的結果。他們反抗領導者，却永遠未學習到如何與領導者一同工作。我們必須在家庭中，予以合作性的解決困難的訓練，及教導整體行動的好處。這並不是說，父母可任兒女為所欲為，也不是說，兒女應供父母奴役鞭策；而是以愛護、關心與信賴，造成共同努力的堅固基礎。

斯密

斐亭約瑟會長

白啟艾迪士

十四年前，一位已有三個女兒的母親，極九想有一個兒子。她非常敬愛天父，相信誠懇的祈禱。於是，她祈禱告訴主，如果祂賜她一個兒子，她將盡個人一切力量，使他光榮他的父親及在天上的父。當她生下第四個孩子，一個男嬰時，她擁抱他在懷中，毫無疑問的知道他是特別的。他的誕生，是回答她的祈禱，於是便以他父親的名字命名他斯密斐亭約瑟。而他在許多方面也證明了他是特別的。

他天生是個學者，喜愛閱讀。從他開始識字時起，就喜歡讀書。他未滿十歲之前，便已從頭到尾讀過摩門經兩遍。他的父親多次奉召喚出去傳道，時常不在家。約瑟和弟弟們，要辛勞工作照顧家中養的牲畜，還有菜園和幾棵果樹。也要幫忙家務工作，因為當時他家庭中已人口眾多。他的兩個大姐已去紐約求學，所以他甚至學會了做麵包，幫忙母親。秋季時，許多男人和男孩子去打獵，找些肉食過冬，但約瑟從來都不去，他不忍心殺害，就算是野獸也不行。

他的母親是位醫生，常常半夜三更去應診。每當有人來求救，約瑟的工作就是立刻去為母親預備好那匹單座馬車。那個時代，還沒有汽車或電話，



很多人是騎馬或腳踏車，或甚至徒步走很遠的路來請醫生的。斯密姐妹隨時隨地都願意幫助那些需要她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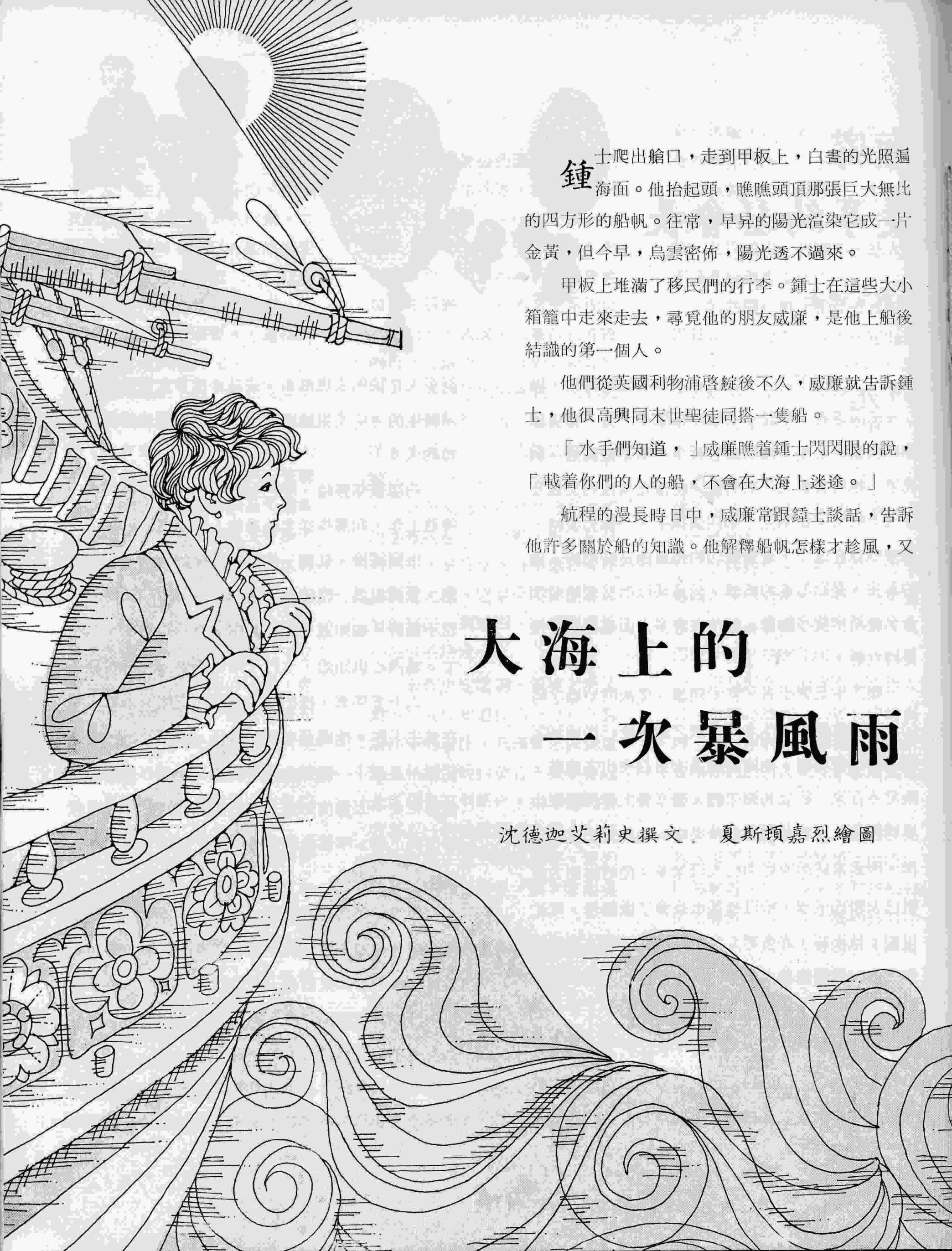
約瑟很年輕時，便已去英國傳道，他很高興做傳道工作，向那些從未聽過的人解釋福音的原則。

他回國後，就與一位年輕漂亮的教師結婚。後來，蒙選派為一位使徒。他的母親對這項選派一點也不驚訝。她知道，他之誕生，是準備侍奉主的事工。她內心也知道，主已予弟兄們靈感而選派他。

六十多年來，他把全部時間和聰明的才智，用在為主工作。他雖負有許多責任，但仍然是一位好父親，是他十一個兒女的好榜樣。他全心全意的愛他的兒女，因為他知道，他們都是神的兒女，應教導他們正義，準備他們將有一天，能再見他們的天父。

現在，斯密斐亭約瑟，已被按立為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的先知、先見及啓示者。他對人類的愛是無界限的。如果問他，他的最大心願是甚麼，就是幫助別人認識神和遵守神的誡命。他知道，遵行福音可帶給世界以最大的快樂。

(斯密會長將於七月十九日歡慶九十五歲壽誕，全世界兒童會的小孩子們，恭祝他老人家生日快樂。)



鍾士爬出船口，走到甲板上，白晝的光照遍

海面。他抬起頭，瞧瞧頭頂那張巨大無比的四方形的船帆。往常，早昇的陽光渲染它成一片金黃，但今早，烏雲密佈，陽光透不過來。

甲板上堆滿了移民們的行李。鍾士在這些大小箱籠中走來走去，尋覓他的朋友威廉，是他上船後結識的第一個人。

他們從英國利物浦啓碇後不久，威廉就告訴鍾士，他很高興同末世聖徒同搭一隻船。

「水手們知道，」威廉瞧着鍾士閃閃眼的說，「載着你們的人的船，不會在大海上迷途。」

航程的漫長時日中，威廉常跟鍾士談話，告訴他許多關於船的知識。他解釋船帆怎樣才趁風，又

大海上的 一次暴風雨

沈德迦艾莉史撰文 夏斯頓嘉烈繪圖

讓鍾士升起和放下那些小的三角形的船帆，他叫它們爲船首三角帆和支索帆。

他也告訴鍾士，船長用六分儀時，是在作甚麼的。「他在找我們的航線，」威廉解釋。「海上沒有道路，也沒有我們用來區別地方的地形。我們要依靠太陽和星星。」

鍾士走到船欄邊去，往下瞧着大海。他從來沒見過這麼高的浪頭，害怕得不禁緊緊抓住欄杆。浪頭看來像一座座高高的青山，向前滾動，中間夾着低沉的深谷。海浪使船身不停的波動起伏，幾乎令他站立不穩。他很害怕。

那張四方形的巨大船帆，被風吹得向前鼓起；風吹得愈猛烈，帆鼓得愈大。在艙房渡宿一宵的人們，現在紛紛上來甲板透一口氣，也感覺到風力的强大。鍾士看見彭太太拼命抓住她的裙子，因爲裙子正被風吹得揚起來。魏先生的白鬍鬚，也被吹得根根豎起。雖然害怕，但鍾士見到這些情景，仍忍不住大笑起來。

然後，他看見爸爸走向白朗船長。鍾士跟過去，聽見船長正在大嚷，「長老，最好叫你們的人都下去，船要被波動得更厲害了！」

鍾士的父親雙手握住他那頂黑帽，開始指揮人們回去船艙中。鍾士看見威廉在甲板上蕩過來蕩過去。

「我能幫忙你嗎？」他一邊叫嚷，一邊跑到這水手身邊去。

他想到威廉所教過他的許多事情。有一次，他們到艙房去，威廉甚至讓他單獨掌扶舵輪。當時，

鍾士握緊那木製的大圓輪，感覺到沉重的船在他掌握下移動，覺得自己就像個國王似的了不起。

現在，船在危險中，全船的人也是！鍾士關心那些老年人，還有那些有幼兒女的年輕夫婦——甚至剛在昨天還誕生了一個嬰兒——他們離別英國的家園，到鹽湖山谷去建立新家庭。

鍾士聽到威廉大嚷，「抓住那條繩，孩子！幫忙縮帆。」

他沿着傾斜的甲板跑，緊緊的抓住繩尾，幫忙水手們收帆。強風吹起他的衣服，風挾着雨斜打過來，打在他的身體上，他又冷又抖又興奮。

白朗船長張開兩腿，站在甲板最前端，手指着上面。鍾士聽到他大嚷的指揮着，「夥計，上去！」

他簡直不能相信，命令水手們在如此猛烈風暴中，爬到那高高的桅索上去。鍾士看見巨大船帆被風吹得高高的，船在這樣的風力下，像匹急馳的馬。然後，他知道水手們必須服從他們的船長，因爲全船的安全都靠他。

白朗船長猛推鍾士的肩膀，同時嚷着，「去告訴你的父親，我們用得着一次特別禱告！」

鍾士爬下漆黑的艙口——因爲這樣的大風暴中不可能燃點臘燭。他雖然知道艙內共有約四百人，但這時似乎毫無聲息，只聽到外面的狂風暴雨和海浪衝擊聲。

他看到了父親！他正和其他幾個男人，圍成一個小圓圈跪着。鍾士知道他們已經在作白朗船長要求的禱告。

鍾士回到甲板上，昂起頭，瞧見水手們高高掛

在橫木桅上面，正在吃力收下巨帆。他們在橫木桅上，迅速收拾船帆時，怎樣保持自己不被風吹走呵？後來，他們終於綁好了帆，一個一個沿着繩索滑下來，跳到甲板上。

忽然間，鍾士覺得甲板在他脚下滑動，原來船在傾側，愈來愈厲害，他覺得永遠都不會回復正常了。一個巨大的浪打到甲板上，海水浸濕他全身。他幾乎被水噎息，掙扎的呼吸着，船漸漸回復平身。

鍾士伸手抹去眼睛上的水，向四周瞧瞧。白朗

船長站着不動，其他水手也一樣，但他們的面孔上充滿恐懼。然而，巨浪開始漸漸平息下來，風的狂吼聲也停息。逐漸又聽到平靜的海水衝擊船舷聲，更聽到艙下的嬰兒啼哭聲。

威廉詭異的說，「風浪已經過去了！」

鍾士的父親和另外兩個男人，走上甲板。白朗船長朝他們走過去，伸出手來，說：

「我在海上三十年了，從來沒見過一場猛烈的風暴，竟這麼快的平息。」然後，他恭謹的說，「值得讚美主！」





年輕的 斯密約瑟

艾倫雅各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一個高大漂亮藍眼棕髮的年輕美國人，歡度他的二十歲生日，他名叫斯密約瑟。

二十歲是人生的黃金時代。當時，在美國，傑克生安德魯將軍（美國第七屆總統，1767—1845）競選美國總統之第一回合失敗，傑克生是約瑟所敬慕的一位偉大領袖；伊利運河溝通，是自從發明分棉機以來，美國經濟發展上的另一大貢獻。

當時，在南美，脫離西班牙統治而獨立的最後一個國家，正慶祝其獨立一週年紀念。在俄國，尼古拉斯第一（1796—1855）成為沙皇。在日本，政府醒悟不受歡迎的外來影響力，正準備驅逐所有外僑出境。

約瑟當時所處的世界不同；然而，他的許多個人活動和困難，也與今日一九七〇年代年輕的末世聖徒所面臨者相似。讓我們跨過時間空間，比較一下斯密約瑟的早期生活及我們的生活。

先知在二十歲時，便已做過許多事情，這些事情，是在他之前或之後很少人所會做過的。他曾親眼看到聖父與聖子，並與祂們交談；他曾跟天使說話；他曾看到和接觸到後來成為摩門經的古代記錄片。

但是，斯密約瑟當時還沒達到完全，他還有錯誤要糾正。其中一項就是他的書寫——他母親說他的拼字習慣是全家中最糟的。他是一個少年，很多

時候，別人瞧見他陷入沉思默想中，便說他是在發白日夢，而認為他多少是偷懶。

年輕的約瑟也未能超脫誘惑。後來他在著作中提及，甚至在獲得首次靈的顯現後，他仍然與各式各樣的人混在一起，並且「常常陷入許多愚蠢的錯誤，表現出年輕人的弱點及人類的墮性。我很難過，這些事情導致我陷入魔鬼的引誘，在神的眼中我是可憎的。」（斯密約瑟書2：28）他並沒有犯甚麼「了不起的大罪」，正如他所說，「我的天性是不可能犯任何滔天大罪的。」但因為他是一個充滿活力，天性愉快且十分有趣的年輕人，免不了「輕浮淺薄」。他說，他時常因為自己的「軟弱和不完全」，而深覺有罪；但當他十七歲時，便已發掘到必需的內在力量，克服自己最嚴重的不完全，並且找到勇氣熱烈的尋求神的寬恕，在這方面是成功的。

他的判斷力及良好意識力繼續發展，因為當他踏入三十歲那年，竟能說服他的僱主放棄掘金。在此之前，約瑟往紐約，為史托約書亞工作，薪水每月十四元。史託先生也跟當時許多人一般，在紐約這一區內挖掘地下寶藏。約瑟說，「我工作了差不多一個月，毫無所發現，最後，我勸服這位老紳士停止挖掘，因此，就興起一個荒謬故事，說我曾經是個掘金人。」（斯密約瑟書2：56）

雖然他成為一位先知，但年輕的約瑟，也曾經歷與青年人有關的許多困難與誘惑。在此過程中，他學習到悔改與寬恕，這是對於任何年齡的人，都屬重要的原則。

很可惜，約瑟年輕時沒有保存一份日記，他的名字也未曾出現於當時任何報紙上，同時期的函信雜誌中也沒有關於他的資料。所以，我們只有從他的母親或其他熟識他的人的憶述中，及我們對當時一般情形的了解，而建立他的青年時期生活。

他只有九歲時，全家便從維爾蒙州搬到紐約西

部去，斯密家庭便成了紐約人。他們也與其他千百家新英倫人一般，爲的是找尋較好的務農場地，以改進家庭經濟情況。他們的新場地（約一百畝大）植滿樹木，至少得用一年的時間來清理。

斯密家有八個孩子，很多時候經濟困難，年輕的約瑟很早就知道父母欠人債是甚麼意思。他也知道甚麼叫依賴，因此他必須工作以協助供養他全家。

約瑟和兄弟在父親的紐約農場上，幫忙砍伐那些高大樹幹，因此便學習到伐木的技術。首先，他們繞着每棵樹幹砍一個圓環形，讓它漸漸枯萎死亡，然後就把倒下的樹幹枝葉燃燒。墾屯人家還可以售賣樹木燃盡的灰燼或用它們製成的炭酸鉀等。凡沒有刻上圓環形的樹，都須在青嫩時砍伐。在紐約西部楓樹滿佈的土地上，斬伐楓樹的硬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斯密家的場地很適合種麥子。如果他們是典型的墾屯人家，就應該立即開始種植。

新農場無法立刻供養十口之家，約瑟和兄弟時常做些家庭小型工業。他們的母親製油布，全家人出去挨戶推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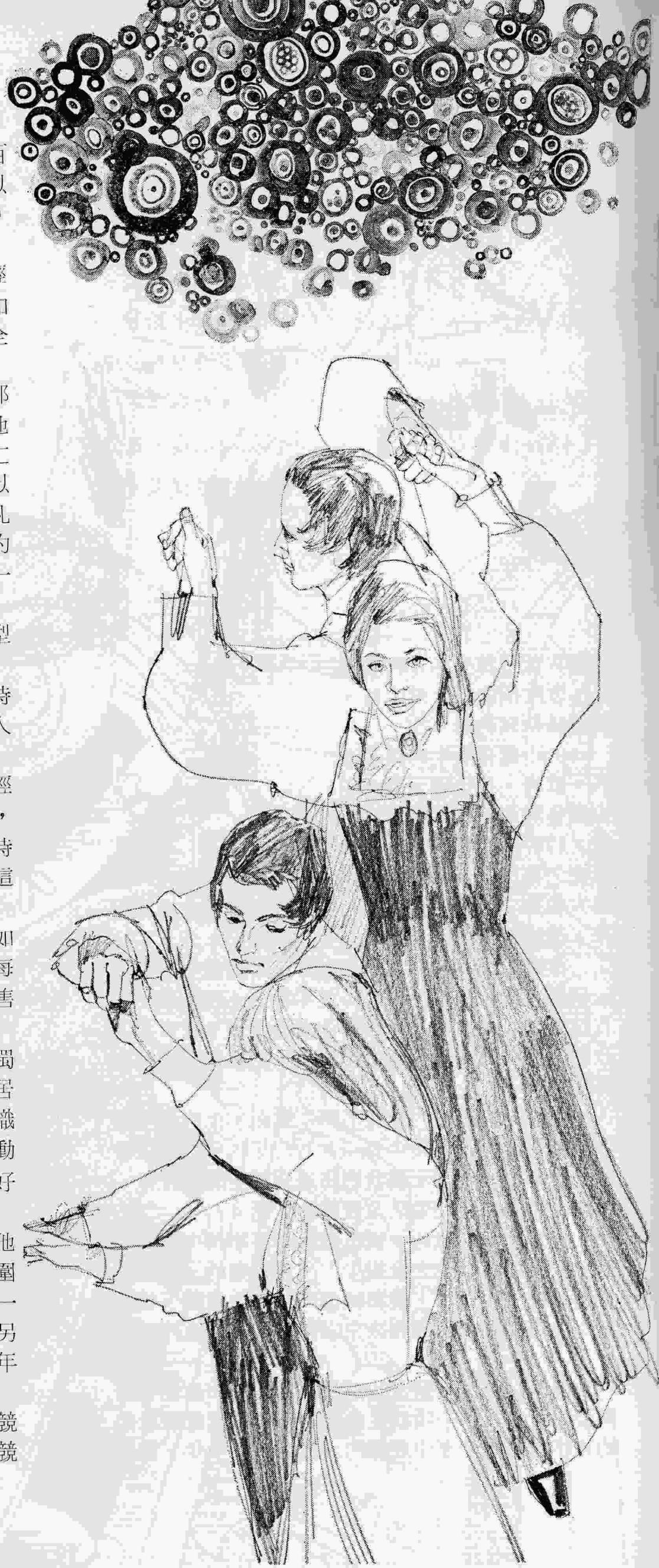
他們未搬家前，在帕爾邁刺，約瑟的父親曾經開過一間售賣糕餅與土製的原始汽水飲料的小店，賣他們自製的薑餅、餡餅和煮熟的鷄蛋等。有時候，用一架手推小車沿門售賣，約瑟可能協助過這件工作。

後來，他售賣火爐用的木柴，及自製的用具如椅、籃、掃帚和楓漿（把楓樹的液煮熬成漿）。每逢有慶祝會或公衆集會等，斯密家人也擺設攤位售賣糕餅和飲料。

約瑟漸漸長大後，也離家去作僱工，如鋤玉蜀黍、掘井及移運大石等。一位曾僱用約瑟的鄰居說，「他的崇高氣質，忠實及和善態度，使凡認識他的人，都因此而喜歡他。在年輕人的玩耍與運動中，我從未見過有人能勝過他，但他始終保持良好態度，待人和善。」

斯密約瑟的青年生活，不全是工作與艱苦。他母親說，他很多時候都靜坐沉思默想，他也對周圍的事物充滿好奇心，甚至有時候令人討厭。有一次，他太接近一間印刷機，被人弄得滿臉油墨。另一方面，他天性愉快，有幽默感，甚至當他成年後，也偶而說些無傷大雅的笑話。

年輕的約瑟，也喜愛運動和大自然，常與人競賽。當時在美國邊陲社區，年輕人都用摔角、競



跑、跳遠和拉桿，來測驗技術和力量。約瑟對這些運動都很擅長。

拉桿是一種遊戲，雙方對坐，腳掌相抵，各自緊握置於兩人中之桿一端，能夠藉拉桿動作使對方離地起立者為勝。約瑟身軀高大，也頗有技巧，在拉桿與摔角中很少失敗過。他也喜歡釣魚，特別是在帕爾邁刺附近的一個池塘。他很喜歡打獵，甚至成年後，也偶而帶着獵鎗與狗在樹林中度過了數小時。

約瑟與當時的大多數青年人一般，很少有機會上學。他幼年時也許在維爾蒙州上過學，因為那州法律規定每一地都應設公立學校。但在紐約州，當時還沒有公立學校，斯密家庭也無能力供兒女們上私立學校。

據他們的鄰居說，斯密家在冬天時，家中自設學校，於冬夜時在火爐邊討論聖經。約瑟確會學習到閱讀、書寫和數學的初步，他也學習到怎樣作有力的演講，在當地的一所辯論俱樂部中很出名。後來，他研讀語言、歷史、科學和管理法等，增長自己的學識。

約瑟也跟其他正常的年輕人一般，達到對異性感興趣的年齡。曾與他做朋友的兩個女孩子，就是史托約書亞的女兒，住在離帕爾邁刺四十哩遠。約瑟二十歲時，曾替她們的父親工作。當他們約會時幹些甚麼，沒有直接的資料；但是他們若按照大部份西陲墾拓者的方式，沒有比跳舞更流行的其他娛樂了。

最普遍的舞步是出名的維琴尼亞圓舞，快速旋轉，使每個人不停的動。家庭舞會也很普遍，一羣年輕人相聚大吃大跳，玩各種遊戲。一位邊陲史記家曾寫下：「大部份遊戲是以接吻為主要目標，是非常有助於交友求愛的。」

年輕的約瑟，一定也會樂享交友求愛日子，但很明顯的，他對待女孩子們的態度，是個好榜樣。數年後，有些人想尋找約瑟的過錯，故意把史托氏兩姐妹帶上法庭，企圖逼問出些事情來；然而，她們兩個都聲稱，不論在公眾場合或私底下，他待她們的態度，是絕對守法的。

他天性愉快，喜玩樂，但同時也注意自己對別人的責任。

約瑟從沒給與他交遊結伴的女性，任何一個有值得懊悔與他來往的理由。

當約瑟仍在為史托約書亞工作時，他遇到一個特別的少女，不久就成為他的妻子。海愛瑪是當地

一位獵戶海以撒的女兒，約瑟租了他家一間房住。愛瑪比這位新來的房客大十七個月。沒多久，他倆已陷入熱戀中。

但是，他倆的愛情遭遇到困難。愛瑪的父親，耳聽別人所說約瑟獲得異象及啓示的故事，不禁有點擔心，加上他又不熟識約瑟，很難怪他不同意他倆的婚事。然而，他們兩人互相熱戀，決定唯有私奔一法。他們已經成年，約瑟二十一，愛瑪二十二，終於在一八二七年一月十五日結婚。

從一方面來看，斯密約瑟的少年時期，與今日的男女少年的一般無異。現在，世界各地的大中學生，不僅表示關心他們自己的將來，也關心他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他們周圍的戰爭、罪惡及毀滅；已引起有思想的學生研究生命的意義，生命究竟是甚麼？何處能找到終極的真理？

斯密約瑟時代的事情和困難也許不同，但他求問的精神完全一樣。約瑟的沉思天性、好奇心和喜愛閱讀的習慣，激引他，加以當時那麼混亂的環境，當他踏入少年時期，所居住的紐約州西部，正發生宗教上的戲劇性事件。「第二次大醒悟」運動，在全國風行，特別是在當時的西陲，雖然居民多數不是任何教會的教友，但許多人對於各地流行的信仰復興極感興趣。

約瑟不只是好奇，他要找尋生命的意義——尋找真理。他只有十二歲時，便已極關心自己的靈性福利。之後數年中，他勤勉的研讀聖經，而因此也關心到整個人類的福利。結果他在祈禱中求問主，而終於獲得他初次的異象。

斯密約瑟少年時期生活是多方面的，多少與現代少年的所有的經驗與困難相似。他所處的世界比我們的小，但他的環境對他的影響却同樣是直接性的。他工作，他遊樂，但有時候只是靜坐沉思。他有崇高的抱負，但也有錯失。他受的教育很少，但他看到受教育的必要。

他跟大部份的青年人一般，遭受誘惑試煉；然而，他學到了寬恕。斯密約瑟的少年生活，已為教會中的年輕成人，立下了好榜樣，就是要克服困難障礙，過一種健全的平衡的生活。

他做到了這點，我們應該也能做得到。

艾倫雅各，乃楊百翰大學美國歷史教授，特別喜愛研究斯密約瑟的時代及當時的生活。「新時代」月刊召集了許多位歷史教授組成一個委員會，收集了一羣大中學生所問及斯密約瑟的少年時期的問題，本文便是解答。

主與我同行

孫沈卡娜

本文乃作者少年時期於戰時德國身歷其境的記事

一 九四五年三月，我收到那封入伍通知信時，不禁心往下沉。戰爭已經失敗了，每一個人都這樣說；而我，住在漢堡的一個年輕少女，竟要在三日之內入伍，到附近某鎮的空軍基地去報到，再從那兒，調到捷克境內的另一基地去。

我父母雙眼滿含淚水，吻我道別。兩個兒子已經去了，一個在蘇聯，另一個在降傘部隊中，不知在何方。兩個都音信全無。

「我們唯有信賴神，」父親對我說，「別忘記時刻祈求祂。」

我的心碎了，不知道是否還能再見到他們。多麼危險的時刻，轟炸加上火車意外，我能平安到達基地才是奇蹟。我居然到達，但却是一段很長的旅程。

當我到達捷克基地時，一位白髮的主任嚷起來，「現在他們把小孩子派給我們了，天曉得！乖孩子，妳為甚麼不跟母親呆在家裏？妳不知道蘇聯兵已快要來到嗎？再說，這兒根本沒有甚麼辦公室工作給妳做。」

蘇聯軍已非常接近，從德國難民如潮湧的穿流過該城可看得出來，我們要供給他們渡宿一宵的地方。接着的三星期中，逃亡的人不斷地湧來——有的推着車，有的徒步走，飢餓，疾病，疲累得要死，可是他們的

眼睛流露出對蘇聯大砲的恐懼。有些赤足沒鞋，用厚布包裹着他們腫大的足踝，長途跋涉，穿越東部的雪地。他們的嬰兒不絕的嗚咽，我們盡最大力量幫助他們，但我們人手不足，難以應付這麼緊急的局勢。

四月，東部積雪開始溶化，雖然天氣仍嚴寒，但已嗅到空氣中春天的氣息。一天，那位年老的主任拉我過一邊，以鎮靜的興奮口氣說，「我們已聽到消息，蘇聯人正在包圍我們。我已填好了申請文件，讓妳回漢堡去，當初妳根本就不應該來。如果妳不想做俘虜，今天就要走，馬上離開這兒！」

我搭上最後一班火車去布拉格。車上唯一的空隙，是車尾的平台，却也擠滿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我心裏想，不知道這些人是否看得出我是德國人。車開了，我的眼光在他們面孔上溜來溜去，沒有一個人回瞥我一眼。我想悄悄的縮在一角，靠近一根柱子；但是那些重大的捷克農夫靴子，連腳指尖也不移動一下。我只覺得大蒜氣味，直朝我面孔和脖子上噴。

火車滾滾前進，不時停一停，時間已近黑夜，但因為雪光的反映，仍然很光亮。捷克人很少說話，他們只用眼色交談。他們只說過一次話，很迅速很起勁。但是，我開始



Glen S. Hopkins

覺得他們大家都盯着我。忽然，我覺悟到他們是在漸漸擠逼我，朝車尾平台外面擠。我吃驚的瞧着他們，所見的是冷酷如石的眼色，我才開始了解，剛才他們是在辯論，是否要把我擠下車去，以減少世界上的一個德國人。在這麼擁擠的情況下，看來是一件簡單平凡的意外，這種事情常常發生——沒有人知道真相。

我的眼光，接觸到一個外表粗暴的年輕農人，他的眼色似乎在說，「你是德國人，此時此地，沒甚麼了不起啦。」

我緊緊靠着柱子，渴切的想找出一個不仇視我的人。每一個人只是呆呆瞧着。忽然，火車意外的突然停止，使每個人都站腳不穩。我顛蹶的倒在某人胸前，一隻強大的手，緊緊抓住我的手臂一會兒，我抬起頭，看到一對大大的陰沉的眼睛。

「謝謝你！」我用捷克話說（我學了約莫十來個字）。他只是呆呆的向前瞧着。

這時，在旁邊一條路軌上，另一輛火車朝相反的方面，轟隆隆的急駛着。車上載滿疲於作戰的德國兵，迅速運向蘇聯前線去。捷克人凝視着那輛火車，直到最後一節車廂在眼前消失，然後他們哈哈大笑。這一滿車德國兵，很快就會被蘇聯大砲所吞沒。他們不再注意我。

布拉格的火車站，真是充滿騷動，四圍都是匆忙的激奮的人。德國軍隊駐紮站告訴我，目前只有軍車朝德國開。

我不禁大吃一驚，「我怎麼辦？」沒有回答。蘇聯兵很近我們，我從一個月台，跑到另一個月台，大聲呼求神的幫助。

忽然，一個德國聲音，從一列軍車窗口嚷着，「小姐，妳在幹甚麼？」

「我必須到德國去，但是沒有車了，我不知道怎麼辦？」我幾乎哭出來。

「有這一列車。我們藏起妳來。」

七八隻手伸出來，拉着我的手，把我從窗口拉進去。車廂中擠滿男人，其中一個說，「雖然這不是最舒服的地方，但載多一個乘客沒有困難。」

「你們去那裏？」我焦急的問。

「我們也不知道，但至少是離開這兒！」

他們把近窗邊的座位，讓出一點地方給我坐，否則我就會嘔吐。這些兵士告訴我，如果火車停下來時，他們會用一件軍裝雨衣掩蓋住我。因為同盟國的飛機，火車停好幾次，有時候要躲藏在隧道之中，或停在森林的大樹蔭下。好在沒有人來干涉，我在軍裝雨衣的臭味下覺得很安全。

費了十四小時，才到達德累斯頓郊外，因為火車總站剛被炸過，我們要繞個圈子停到另一分站去。當時極目所見，都是破磚殘瓦，幾乎令人難以相信，這裏曾一度是樂聖巴克與及莫扎特住過的地方。

在德累斯特，我又是孤零零的一個人。這兒陷入一片混亂！紅十字人員在救護受傷的人和小孩子，軍車向四方急馳，根本無法問任何人。

一個老百姓嚷着，「快躲到破屋下！立刻會有第二次轟炸了！」

我再次感覺到完全無望。「我怎麼辦？」我毫無目的走着，心中不停的祈禱。

然後，一個很奇怪的感覺來臨，就像一隻看不見的愛護的手，擋在我的肩膀上，我確實的感覺到。幾分鐘之後，一輛軍車馳過，忽然停下來，退回到我站立的地方。

「喂，小姐，要搭車嗎？」

「對啦！我想找火車站，沒有炸壞的車站。」

「上來吧，我們幫你去找！」

真是個奇蹟，一下子，車站、鐵道、火車，甚麼都有了。

「這只載軍隊的嗎？」我沿着月台走，問一位車長。

「是的，是軍車！妳在這兒幹甚麼？」

我把證件給他看，他慈和的眼睛望着我，「簡直不相信，」他輕輕的說，「我們的國家變成甚麼了？妳等在這兒。」他走過去，跟一羣軍官商量了一陣子，然後過來對我說：

「我們現在去柏林。同志，你知道，蘇聯人已近波茲頓。你可以搭這列車，我們負責。」

我再次像一條沙丁魚，擠在一罐沙丁中。這一次，我只有站的地方。整個行程中，我兩隻腳輪流交替的站立着，是那麼的吃力痛苦，現在想起來彷彿不是真實存在。一個大兵遞給我一角硬麵包，可是當時真像蛋糕一般好味道。那是三天以來我的第



附照乃孫沈卡娜十五歲時所攝，
即本文故事發生之時。

一頓，我從來沒有為食物這麼感激過，我靜靜的祈禱感恩。

天空中遍佈同盟國的飛機，搜索運兵列車，我們又再次要躲在隧道或樹林中。列車也常常改道，似乎兜個圈子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地平線上每一個角落都有戰火，迫擊砲的聲音連綿不歇。

列車終於停下時，我的兩隻腳已腫大得毫無感覺。兵士們跳出去，像一羣黃蜂爭先恐後的離巢。我們是在砲火區內——砲聲如此劇烈，幾乎無法分辨單一的聲音。我知道，找任何人都是沒意思的，於是便毫無目的走開。我已精疲力盡，却非常害怕。然後，我聽見一個聲音說，「要搭車去柏林嗎？我們可以送妳到分站。」說這話的就是那位慈祥的車長。到達柏林，我朝地上瞧瞧，這簡直不像地球，活像另一個行星在創造初期的第一千年的情景。生命和顏色都消失了，所有生命都轉入地下，生活於地下火車道中。我看到大羣的震抖的人，眼中充滿恐懼，甚至那最幼小的孩子面孔上，也瞧得出活像已過了一生。我機械似的踱着，有一次，曾有人想奪去我手中提的箱子，但我緊緊抓着它，似乎我的性命就在裏面。

「還有離開柏林的車嗎？」我問。

「小姐，妳一定是瘋了！」別人責斥我。「柏林已被蘇聯軍隊包圍，難道妳想去西伯利亞嗎？」

我幾乎想放棄了，逃又有甚麼用？我已經精疲力盡，但是那時候，我又感到那無形的手擋在我肩頭，催促着我。當我知道還有幾個分站有列車進出時，我決定去利特巴恩賀夫。一個強烈的印象，要我採取另一條路線。我搭乘下一班車，不知道它究竟是向北、向西或向南走；但是一出隧道時，我立刻看到，就在正對面，那曾經是一處月台，在瓦礫之中，有一列火車，乘客竟都是老百姓！

「等等我！」我大叫。雖然看樣子火車不一定

立刻就開走，我儘快的拖着我的兩隻疲倦的腿朝它跑去。

「請問，這列車去哪兒？」

「漢堡！」有人回答。

「漢堡！啊，主，感謝您！」我大聲祈禱，「感謝您！」

有人讓位給我，與一羣抱着嬰孩的母親坐在一起。又有人從熱水瓶中倒出一杯熱牛奶，放在我手中。這世界仍然多麼美好！

三小時過去了，火車才開動——這是焦急等待坐立不安的三小時。如果路軌被炸壞又將如何？如果蘇聯已完成包圍圈又將如何？任何時刻中，都可能發生不敢想像的事。

終於，列車開始駛向郊野。

我們聽到遠處的炸彈聲，天邊冒起一陣陣的黑煙。列車再次停下，等待空中的轟炸機和戰鬥機消失。我害怕漢堡再遭受侵襲，如果我的家被炸成了平地怎麼辦？如果我的父母有任何不幸又怎麼辦？但是在我腦海中，我的父母是那麼清晰的活着，所以我安慰自己，他們一定沒事。

列車繼續前進，平常只須一天的路程，竟花了兩天。列車在距漢堡不遠的一個小鎮，終於停下。

「河上的鐵橋不通了，」有人嚷着，「去漢堡的人得走去！」

「怎樣渡河呢？」

「副橋仍然可走！」

人們結成隊伍，強的扶持弱的，壯的照顧幼小及嬰兒，各隊人在各個方向內消失。

「靠近樹林濠溝走！」有人在我們後面嚷。

我們離漢堡只有二十五哩，但最後這段路程，竟像我整個旅途中最艱難的一段。我拖拉着自己盡快的走。我們這一隊人愈來愈少，沒有人要去我這麼遠。

鐵橋躺在河中像個巨人，一隻腳在空中，另一隻腳踏過了河的一半在水中。我多麼高興看到家鄉的景物，雖然已經炸壞。警報响了兩次，但幸虧很快就解除了。一次我來得及躲入避彈所，另一次我只是躺在破牆下。

我親愛的漢堡城，剩下的似乎只有緊張惶恐與毀滅。戰爭已抽取了它的所有。我提着鞋，因為腳太腫大，穿不進去。還有幾公尺遠，我就到家了！五，三，一，然後，鄧克衛街，我們家的那條街！我轉過街角，閉上眼，停步。我發抖不已。是否最好還是去附近問問朋友或鄰人，一切都平安嗎？但至少我得看看。我張開眼，那烟囪，那月光下的整個側面陰影。屋子仍然完好無恙！

「親愛的主，感謝您！」我喃喃的說着。

我父母還在嗎？我的心幾乎跳出了喉頭，我開始跑。

「你們聽見嗎？是我！是我！開門，快開門，是我！」但沒有任何聲息。

「快開門，是我呀！」然後忽然間，屋內響起一陣聲音。

「是誰？」我父親打開門。

「哦，卡娜，是你！媽媽，媽媽，起來，我們的女兒回來了！我們的女兒回來了！」

他倆跑到門口，「我們以為在作夢！」媽媽哭着。我們擁抱，親吻，喃喃申訴，哭，笑，甚麼都搞在一起了。我終於回到了家！

「我們日夜跪禱求神，鄰居朋友們也幫我們禱告。」父親說。

我知道，那隻看不見的手決不是幻影。

孫沈卡娜姐妹的父母，係德國漢堡的末世聖徒，她在那兒目睹世界第二次大戰的悲劇事件。現在，她的一個兒子在西德傳道。他的丈夫是孫沈基尼，她現在加州太平洋巴利撒茅斯支會教主日學的福音教義班。



特 賴 威 迪 曼 娜 與 彭 納

馬霞棠及馬霞珍合撰

塔希地島上，一個穿件汗濕透的紅上衣的婦人蜷縮在她手中的工作上。她的背已彎曲，一隻眼已失明；但是她的手指却迅速的不歇的翻覆着那些棕樹枝條，把它們編織成籃子、草帽、或碟墊。

馬霞棠博士，曾於 1955—58 年間在塔希地傳教服務，後來，與夫人珍回去那兒研究及寫作。目前，他們已在康耐狄克大學完成博士論文，計劃到美國西部定居下來。他們曾住在赫地福支聯合會曼澈斯特支會。

她對這件工作並不陌生，八十年來，她一雙手已成為這些枝條的老朋友，她用極熟練的手法編織它們。她雙手忙碌，因為有一個目的——這是第三次了，她幾乎是屏息的等待去紐西蘭的機會，進入聖殿，頒賜祝福，聖合，代逝者洗禮等。

多年來，她坐在那間小竹屋角落裏，編織這些東西，以便一分一角的積蓄，湊夠旅費到那遙遠的毛里人國土，到主的聖殿去時，那一切美好事物對於她，只是含糊的抽象的東西。她從晨曦到深夜，工作不停。她丈夫彭納也執行他們計劃中他那一部份。他栽種包心菜、蕃茄和洋蔥，以便出售後可增加他們的積蓄。

時間一年年過去，編織與栽種不停。儲蓄雖有增加，但增加得很慢。然後有一天，當全世界的人都在拆開包裹，從火爐架取下盛放禮物的襪子時，特賴娥迪曼娜與彭納兩人，恭謹的踏上紐西蘭聖殿前的山坡石級，他們走着，似乎在夢中，却又聽到聖殿工作人員那說着陌生語言的愉快聲音，也聽到同來的塔希地同胞，興奮的低述竟真正來到了紐西蘭，竟在聖誕日進入聖殿執行工作。

那是一九六三年，一羣塔希地聖徒，第一批來到聖殿者，一連十五天之久，每天從早上六點鐘，直到午夜時分聖殿關門止，一直在裏面執行了無數次的工作。

當他們登上飛機，首途經由二千三百哩回去塔希地時，他們之中許多人，都覺得這已是夢想實現；但是，對於特賴娥迪曼娜，只是一個開始。她頭靠着座椅，閉上眼睛，開始逐步回憶聖殿中的經驗，好把在聖殿中聽到的話，牢牢的拴繫在腦海中。她回到塔希地簡陋的小竹屋中之後，許多難眠之夜，這些經驗一幕一幕地在她腦中重現。當她走下飛機，在派比新機場上與其他聖徒揮手道別，準

備跟她丈夫，開始那舟行七天的旅程，回去他們所居住的那個小島時，她知道，她的編織工作必須立刻再開始，但是這一次，比較以前更渴切。

「你們明年再跟我們一起去嗎？」史東會長協助她下機時，這樣問她。明年，明年，明年，這句話一直在她腦子裏翻轉，糾結紛亂，似乎本身就表現出不可能的。多年的工作及準備，怎能在一年之內辦到呢？還有健康的問題——甚至生命本身。「如果神賜我力量，如果神讓我活着。」她發現自己竟在自言自語。「你能夠做到的。」會長回答。此後的十八個月中，會長的這句話，及她自己低聲與神立的約，一直反覆的在她腦海中響着。

下一批塔希地聖徒，準備於一九六五年七月去紐西蘭。他們懷着這項目標，特賴娥迪曼娜立刻開始編織，彭納也立刻再開始耕種。但是那年的收成不好，並且彭納的背愈來愈酸痛。他們賣掉所養的豬，搬到派比去，以便彭納找尋工作，只要是七十多歲的人所能做的任何工作都行。最後，他在碼頭上找到一份低薪工作，只需用手靜靜的做的工作。

同時，特賴娥迪曼娜雙手不停的編織，扭轉着那些棕葉枝條，創製出遮陽帽，籃子和碟墊。時間日漸接近，第二批去聖殿的塔希地人民完成了最後一道準備手續；可是，曼娜的雙手仍在編織，還不夠旅費。傳教士們寄來了捐款，曼娜那雙已生滿繭的手，仍在努力做那似乎難以做到的償還欠款。但是，當飛機按照預訂時間起飛時，曼娜和彭納已在機上。

「如果神給我力量，如果神讓我活着。」飛機一直朝目的地飛時，這兩句話一定在曼娜腦海中反覆响着。雖然她仍活着，正朝紐西蘭飛去，她沒有告訴任何人，她的那隻好眼已不大中用，背部也疼痛非常，在派比看過多次醫生，透視過幾次，似乎

永遠記得的一個生日

總會長團第一副會長
李海樂會長

(於一九五七年四月總會教友大會中講詞)

聖 殿廣場上雇用的一位看守人，給
我這個便條：

「不久前，某天早上，我坐在聖殿廣場大門邊屋子中看書，注意到有人敲門。外面站着兩個小男孩，年紀大約七八歲。當我開門時，看到他們衣衫不整，未經梳洗，似乎是他們趁父母還未醒來，就離開了家。再瞧旁邊，有兩具推車，載着兩個小傢伙。我問他們要幹甚麼，其中一個指着推車中的小弟弟說：『他叫佐，你喜歡跟佐拉拉手嗎？今天是佐的生日——他今天兩歲。我帶他來，要讓他摸一摸聖殿，將來等他長大，變成老人時，好記得他只有兩歲時，就摸過聖殿了。』

他又指着另外那架推車中的另一個孩子說：『這是馬可，他也是兩歲。』然後，他又以一種小孩子不常有的恭謹態度問，『現在我們可以去摸聖殿了嗎？』我回答說：『當然可以。』他們推車過去聖殿那邊，抱起兩個小孩子，把他們的手，放在神聖建築物的牆上。我站在那兒瞧着，似乎喉頭被一個結哽住。我也聽到他對小弟弟說：『好啦，佐，將來你會永遠記得，當你兩歲時，你已經摸過聖殿。』他們謝謝我之後，就回去了。」

沒找出甚麼病因；但是，曼娜自己知道，一定有甚麼不對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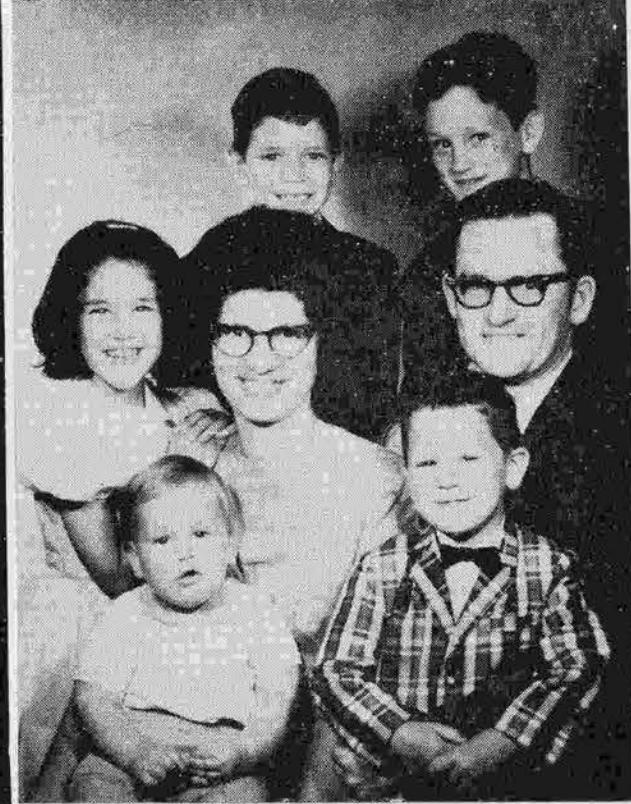
聖殿之內，就像是曼娜的老朋友，那些廳房扶梯，處處都引起曼娜上一次的愉快回憶。但是這一次，廳房在她眼中似乎比較陰暗，她的腿也軟弱乏力，曼娜生病了。一封電報寄遞到塔希地史東會長手中，通知他曼娜的憂傷情形，要求允許為她施行手術。史東會長拍急電答覆，催促立即施手術。曼娜已蒙按手祝福醫病，與她同來的一羣塔希地聖徒，都開始為她禁食禱告，她毫不擔憂的接受麻醉劑。

接着的那兩日中，曼娜覺得一切模糊不清。陌生的房間，繩帶，穿着白制服的護士照顧她，朝她微笑，却說着她聽不懂的話。之後，塔希地人監督艾希頓長老，坐在她床邊，撫摸着她的手，告訴她這兩日來的奇蹟事件，手術成功。禁食，禱告，同行的親愛的同胞為她祈禱，再加上她自己的信心，而創造出了奇蹟。

過了十九天，曼娜才夠強壯回去她們那羣人之中，共度他們逗留紐西蘭的最後一日。次日，按照預訂時間表，回去塔希地。

多年過去，曼娜又遭遇另一次重病；但是，藉着聖職的力量和她的信心，她又恢復如常。雖然她不再長途跋涉，到那遙遠的國土，探訪那山崗上的聖殿；但是，她那感恩的心，清楚記得她在那兒所立的約及所獲的應許，也記得她在那兒經歷的奇蹟。

同時，只要神給她力量和呼吸，她的雙手就繼續忙碌的編織棕樹枝條。



香港傳道部 會長來書

親愛的弟兄姊妹：

當我們寫這封信的時候，我們正在為離開我們在猶他州的家，和前往香港的旅程作最後的準備。許多個人物品需要收藏起來，另一些要放進我們的行李箱裏，教會總會當局給我們的指示需要研讀，我們早已忘記的許多廣東話也要重新學習。我們非常榮幸和感激能有機會重回到一個在我們的心坎裏，佔有這樣重要位置的地方和人民之中。大約十年前，當香港仍然是南遠東傳道部的一部份時，我們兩人都是香港的傳教士。（白禮初姊妹當時是嘉娜姊妹。）自那時候起，我們的生命中發生了許多事情。我們大部份的時間是消磨在美國各地的大學和實驗室中。美國的西岸、東岸、中部平原、南部及猶他州都會是我們的家，而在每一個地方我們都增加一個家庭成員。去年，我們完成了生物化學的教育訓練後便搬回猶他州居住，而白禮

初會長亦開始在楊百翰大學任教。我們在美國居住時會有許多機會擔任教會的不同事工。我們希望我們的智慧能在這些年月中，隨着我們的年歲一齊增長。

我們知道在香港的教會和其中的教友也有很大的改變。我們盼望再見我們的老朋友，和結識新朋友和教會的教友。可是，有一些事情沒有改變：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的教訓永遠都是真實的，它們是我們在現今獲得快樂，將來獲得永恆超昇的指引。我們愛你們並渴望很快能與你們重聚。

香港傳道部白禮初會長及姊妹

圖片說明

香港傳道部白禮初會長夫婦及他們的兒女，韋廉（九歲），伯頓（八歲），利百加（六歲），布列德（四歲），班傑明（兩歲）。

編者按：赫迪會長在港主持南遠東傳道事務，屆指三年現屆期滿。新會長白禮初已於今年六月二十九日攜眷自美國飛抵香港履職，現已正式視事。今後，白禮初會長將按月惠稿本刊（會長來書），敬希讀者留意。

「你們要先求神的國」

台灣傳道部

翟新倫會長

我們今日居住的世界越來越注重物質，而人們也越來越着重尋求那些絕無永恆價值的俗世事物，甚至要損害他們的幸福和進展也在所不惜。在角逐財富、名譽、歡樂、或物質舒適的競賽中，重要而又有意義的價值和目標時常被忘記得一乾二淨，人類的價值也常被踩於脚下。也許這些錯誤的價值會為那些未曾接受耶穌基督福音的祝福的人所認可，但它們是不正當的；而這樣的價值當然不會為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的教友所接受。

救主曾就人生的價值而對我們作如下的忠告：「不要為自己積儂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銹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只要積儂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虫子咬，不能銹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裏，你的心也在那裏。」（馬太福音6:19—21）福音教導我們怎樣積儂財寶在天上，和怎樣以同樣的方法來過一個有意義的生活，我們究竟遵守那些能為今生帶來喜樂，和為永恆的進展帶來祝福的正義原則，達到怎樣的程度呢？

你是否愛你的同胞和盡力為他們服務？抑或你祇自私地

努力滿足你自己的願望，而忽視你周圍的人和他們的需要？作為一個僱員，你是否勤懇和誠實地為你的僱主工作？作為一個學生，你是否用心學習和做你自己的事？你是否盡力保留安息日，作為進行靈性活動的日子，抑或任意讓每天的俗世事務破壞了這重要日子的意義？你是否愛金錢多於愛正義？你跟隨救主的指示和榜樣達到怎樣的程度？完全生活在福音裏確可帶來真正而永恆的快樂；祇有短暫的歡愉才是從尋求地上的財寶中得來。

救主說：「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馬太福音6:33）生命確是這樣的。如果我們照着基督的教訓尋求好的事物，如果我們將我們的價值放在永恆的事物中，我們在今生及來生中的喜樂將會完全；我們將會蒙福得到今生所需的一切事物。

願我們在天上的父祝福我們每一個人，使我們有決心和勇氣先尋求神的國和祂的義。

圖片說明：台灣傳道部翟新倫會長夫婦及他們的兒女，伊利沙白蘭（四歲），蒂芭拉蓮（十歲），利百加莉（六歲），安德烈健（八歲）。



香 港區會教友歡送香港傳道部赫廸會長夫婦傳道期滿回國遊藝晚會，於今年六月廿六日（星期六）下午七時半在西環分會會所舉行。各分會的弟兄姊妹踴躍赴會，人數達二百五十多人。

開會不久，即由區會潘紹達會長代表本區會全體教友向赫廸會長致送禮物留念。跟着節目表演開始，計有墊上運動、唱歌、舞蹈、樂器演奏及趣劇等，極盡視聽之娛！最後，赫廸會長夫婦應邀在會上致詞，臨別贈言，離情別緒，言多勉勵，會眾備受感動。晚會約在深夜十時結束。（齊如花圖文）

赫廸會長榮休歡送會



潘紹樞小登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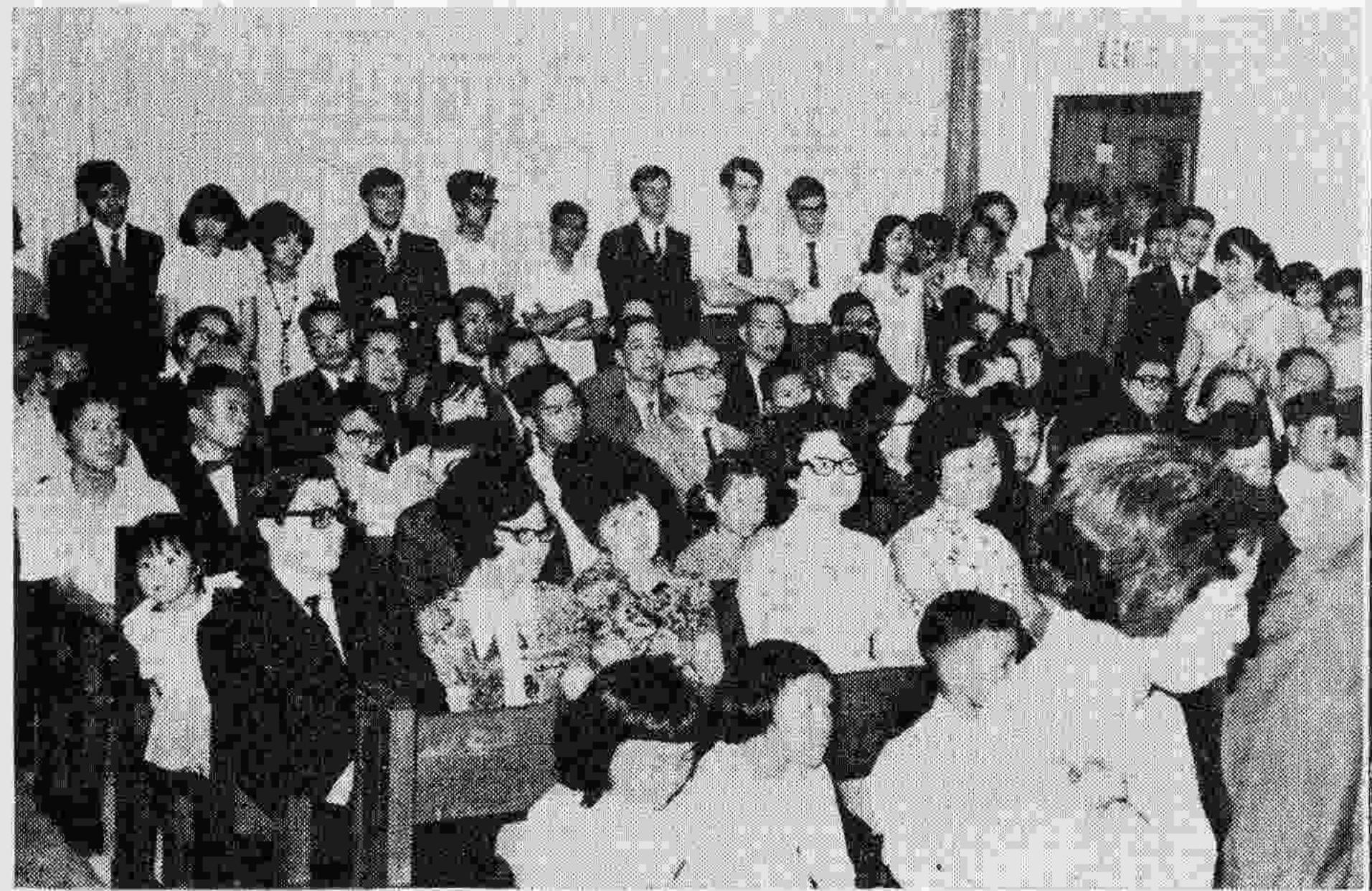
今 年五月八日（星期六）下午三時，香港區會元朗分會潘紹樞弟兄與鄧綺霞姊妹在元朗分會教堂舉行結婚典禮，由香港傳道部赫廸會長主持證婚，參加觀禮的親友及弟兄姊妹們約三百多人，盛況一時。

查新郎新娘都是元朗分會教友，於同一天子及地點受洗加入本教會，由洗禮而相識至今已有十多年，在教會裏很積極，新郎擔任區會男青年協進會監督多年，建樹不少，新娘曾任分會各輔助組織要職，熱心負責。伴郎是荔枝角分會宋錫雄弟兄，伴娘乃元朗分會黃錦玲姊妹。（無名氏圖，天地人文）



赫廸會長為潘紹樞與鄧綺霞主持證婚時情形。

(左) 潘紹樞弟兄與鄧綺霞姊妹之結婚典禮，在元朗分會教堂舉行，出席觀禮的教友及親戚朋友甚衆。(右) 新郎新娘同心合力切餅，喜溢眉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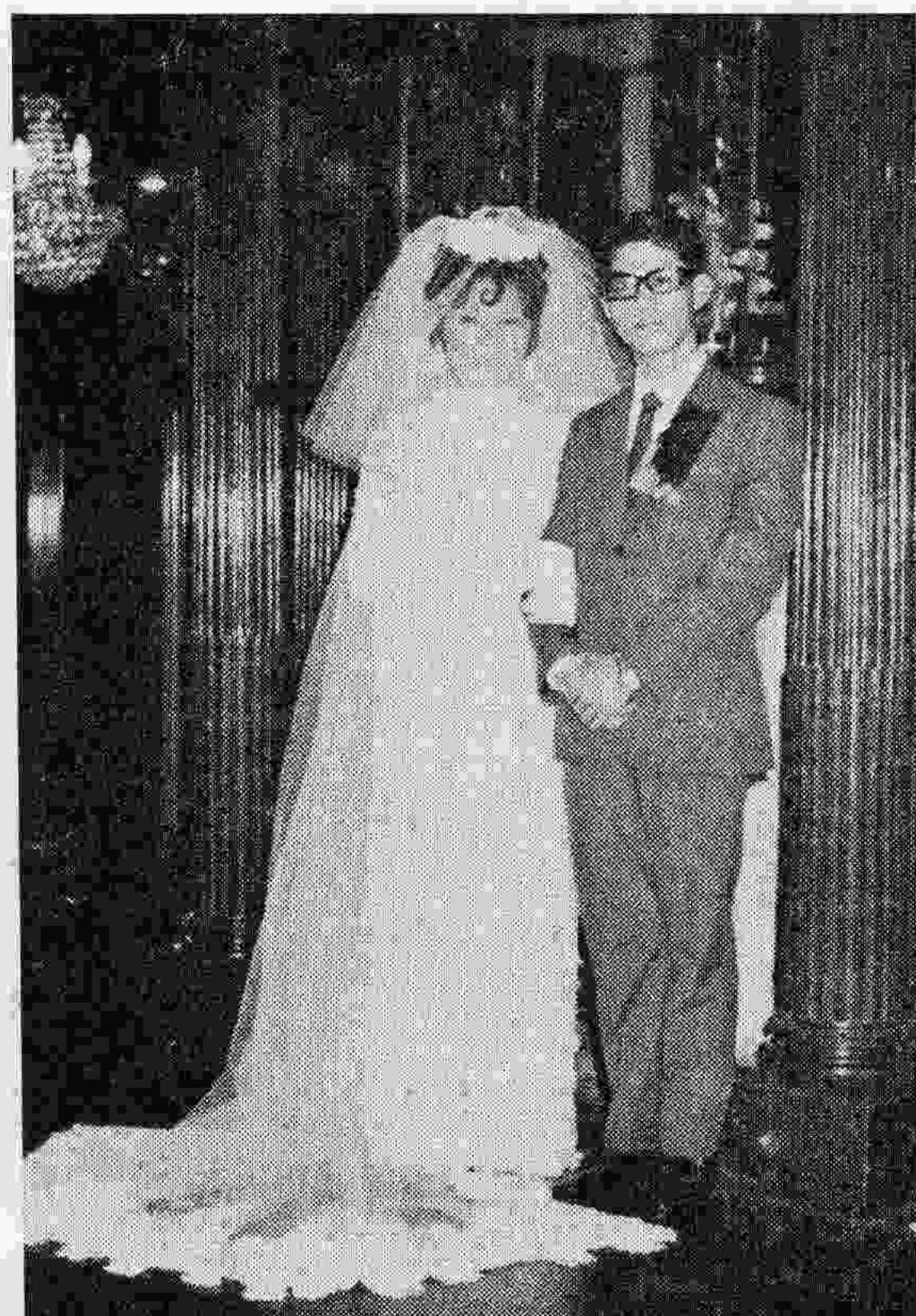


徐桂森梁錦娣結婚

徐桂森先生與香港區會香港仔分會梁錦娣姊妹，於今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二）下午二時，在香港西環分會會所甘棠第禮堂舉行結婚典禮，由香港傳道部赫廸會長主持證婚儀式。出席觀禮的親朋戚友及香港仔分會的弟兄姊妹甚為踴躍，喜氣洋洋。乾坤兩宅當晚及次晚分別假座香港中環

告羅士打酒樓及香港仔太白海鮮舫歡宴親友，到賀嘉賓甚衆，備極熱鬧。

新郎是慕道朋友，正在接受本教會傳教士的傳道課程。新娘受洗已多年，在教會裏頗為活躍，並是一位本地退休傳教士。伴郎是譚達明先生，伴娘則是香港仔分會教友蔡鳳琼姊妹。（余子牛圖文）



(左) 新婚儂影。(中) 本傳道部赫廸會長為徐桂森與梁錦娣主持證婚。(右) 一對新人與香港仔分會到賀教友攝於香港仔太白海鮮舫門前。

